





80 P. or. 533/17

W



第七十一回

此回托夢方結住瓶兒下回雖時復照應瓶兒乃是  
點染非真結也此回瓶兒已結看其寫袁指揮家便  
見

篇末寫風夫前酒令內寫風花雪月但上半部寫花  
寫月寫雪并未寫風今一寫風而故園零落矣故特  
特寫風非尋常泛寫也然而此書亦絕一筆無泛寫  
之筆

此書以玉皇廟永福寺作起結而以報恩寺作關目  
今忽寫相國寺黃龍寺蓋爲前後諸寺作點睛也



寫何太監送飛魚衣真是末世無禮之極

寫朝散止用十二象不牽而自走便將朝散寫得活  
現真是一筆勝人于萬筆

上文叅太尉此回引奏一篇官冕文字偏又夾入瓶  
兒托夢王經解饜真是矯健不由人意料處

上回已極力寫太尉此回若再寫朝罷復叅便嚼臘  
矣故止用知印拿印牌來一照便生動之極且隨手  
收拾止用又過一反又掛了號又辭了翟管家使上  
二回無數文字三又字一齊收拾乾淨真是史中妙



朝見必用拜冬又映瓶兒十月死期又出改重和元年映西門明年正月死期也

又重和元年直照開講政和年間四字是一部書大照應大起結處蓋政和叙起熱字重和接寫冷字一百回大書固應有許多對峙關鍵也

又春梅下半部書之樞紐也故必寫拜冬一陽生而梅花之消息動矣故下文卽頻以玉簫吹之也

自前回至此回寫太尉寫衆官寫太監寫朝房寫朝儀至篇末忽一筆折入斜陽古道野寺荒碑轉盼有興衰之感真令人悲涼不堪眼淚盈把然黃龍寺又



寓言起風之源言西門精髓將枯腎水已竭不能生  
此肝木血不聚而風生黃龍之府四肢百骸將枯朽  
不起矣故下文西門死必云相火燒身變出風來蓋  
爲此也泛上觀之烏知其寓意之妙然則相國寺又  
相火之寓名歟僧名智雪可見

寫設朝是一番筆意散朝是一番筆意總非小子輩  
所能夢見

永福寺衆人托生乃于此處先輕上提出一袁指揮  
真是雲外神龍忽露一爪令人不可擬議其妙



第七十一回

李旌兒何家托夢

提刑官引奏朝儀

詞曰

花事闌珊芳草歇。客裏風光。又過些時節。小院黃昏人憶別。淚痕點上成紅血。咫尺江山分楚越。目斷神驚。只道芳魂絕。夢破五更心欲折。角聲吹落梅花月。

名調蝶恋花

話說西門慶同何千戶回來，走到大街，何千戶就邀請西門慶到家一飲。西門慶再三個辭，何千戶令手下把馬環



拉住說道學生還有一事與長官商議于是並轡同到宅  
前下馬賁四同抬盒逕往崔中書家去了原來何千戶盛  
陳酒筵在家等候進入所上但見獸炭焚燒金炉香霽正  
中獨設一席下邊一席相陪傍邊東首又設一席皆盤堆  
異菓花插金瓶西門慶問道長官今日筵何客何千戶道  
家公上今日下班敢屈長官一飯西門慶道長官這等費  
心就不是同僚之情何千戶道家公上粗醜屈尊長官休  
怪一面看茶吃了西門慶請老公上拜見何千戶道家公  
公便出來不一時何太監從後邊出來穿着綠絨蟒衣冠  
帽皂靴宝石絛環西門慶展拜四拜請公上受礼何太監



不肯說道使不的妙西門慶道學生與天泉同賞

老公上齒德俱尊又係中貴自然該受祀講了半日何太

監受了半禮讓西門慶上坐他主席相陪何千戶傍坐西

門慶道老公上這個斷然使不得更加二字同僚之間豈可

傍坐老公上叔侄便罷了學生使不的何太監大喜道大

人甚是知禮罷了我閣老位兒傍坐罷教做官的陪大人

就是了活跳西門慶道這等學生坐的也安于是各照位坐

下何太監道小的兒們再燒了炭來一絲今日天氣甚是

寒冷須臾左右火池火叉拿上一包水磨細炭向火盆內

只一倒是太監所前放下油紙爇簾來日光掩映十分明



亮何太監道大人請寬了盛服罷西門慶道學生裏邊沒  
穿甚麼衣服使小价下處取來何太監道不消取去令左  
右接了衣服拿我穿的飛魚綠絨襖衣來與大人披上西  
門慶笑道老先生戰事之服學生何以穿得何太監道大  
人只顧穿怕怎的可昨日萬三賜了我蟒衣我也不穿他  
了就送大人遮衣服兒罷更不一時左右取上來西門  
慶令玳安接去員領披上襖衣作揖謝了又請何手戶也  
寬去上蓋陪坐又拿上一道茶來吃了何太監道叫小廝  
們來原來家中教了十二名吹打的小廝兩個師範領着  
上來磕頭何太監就分付動起樂來然後遞酒上坐何太



監親自把盞西門慶慌道老公上請尊便有長官代勞只安放鍾筓兒就是一般何太監道我與大人遞一鍾兒我家做官的初入芦葦不知深淺望乞大人凡事扶持一二就是情了西門慶道老公上說那里話常言同僚三世親學生亦托賴老公上餘光豈不同力相助何太監道好說好說共同王事彼此扶持西門慶也沒等他遞酒只接了盃兒領到席上隨即回奉一盃安在何千戶并何太監席上彼此告揖過坐下吹打畢以上皆吹打時所說者也三個小廝連師範在筵前銀箏象板三絃琵琶唱了一套正京端正好雪夜訪趙普水晶宮鮫綃帳又是宋朝總見角言也又點冷意唱畢不去酒



過教巡食割兩道看上天晚乘上灯來西門慶喚玳安拿  
賞賜與厨役并吹打各色人役就起身說道學生厚優一  
日了就此告回那公上那里背放說道我今日正下班要  
與大人請教有甚大酒席只是清坐而已教大人受飢西  
門慶道承老公上賜這等美饌如何反言受飢學生同去  
歇息歇息明早還要與天泉叅謁叅謁兵科好領劄付掛  
號何太監道既是大人要與我家做官的同幹事何不令  
人把行李搬過來我家住兩日我這後園兒裏有幾間小  
房兒甚是僻靜就早晚和做官的理會些公事兒也方便  
些強如在別人家

繼留住  
有層次

西門慶道在這裡最好只是使



夏公見怪相學生踈他一般何太監道沒的說如今時生  
早辰不做官晚夕不唱喏衙門是怎偶戲衙門雖故當初  
與他同僚今日前官已去後官接管承行與他就無干他  
若這等說他就是個不知道理的人了。爲西門曰今日我  
定要和大入坐一夜不放大人去喚左右下邊房裏快放  
桌兒管待你西門老爹大官兒飯酒我家差几個人跟他  
卽時把行李都搬了來又分付打掃後花園西院乾淨預  
備鋪陳炕中籠下炭火堂上一呼壻下百諾答應下去了  
西門慶道老公七盛情只是學生得罪夏公了何太監道  
他旣出了衙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管他那銓駕廨的



事管不的咱提刑所的事了

官場大底如斯

难怪于你不繇分說

就打發玳安并馬上人吃了酒飯差了几各軍半各拿繩

扛逕往崔中書家搬取行李去了何太監道又一件相煩

大人我家做官的到任所還望大人替他看所宅舍兒好

搬取家小今先教他同大人去待尋下宅子然後打發家

小起身也不多連几房家人也只有二三十口西門慶道

老公七分付要看多少銀子宅舍何太監道也得千金外

房兒纔勾住西門慶道夏龍溪他京任不去了他一所房

子到要打發老公上何不要了與天泉住一舉兩得與俺

此宅門面七間到底五層儀門進去大廝兩邊廂房鹿角



頂後邊住房、花亭周圍羣房、也有許多、街道又寬濶、正好  
天泉住、何太監道、他要許多價值、見西門慶道、他對我說、  
原是一千三百兩、又後邊添蓋了一層平房、收拾了一處  
花亭、老公公若要隨公公與他多少罷了、何太監道、我托  
大人、隨大人主張就是了、趁今日我在家、差個人和他說  
去、討他那原文書、我瞧瞧、難得尋下、這房舍兒、我家做官  
的去到那里、就有個歸着了、不一時、只見玳安同衆人搬  
了行李來回話、要房子是搬行李去後西門慶問賁四王  
經來了不曾、玳安道、王經同押了衣箱行李先來了、還有  
轎子、叫賁四在那里看守着哩、西門慶因附耳低言如此



這般上覆夏老爹借過那里房子的原契來何公公要瞧就同賁四一答兒來這玳安應的去了。不一時賁四青衣小帽同玳安拿文書回西門慶說夏老爹多多上覆。既是何公公要怎好說價錢。原文書都拿了。又收拾添蓋使費了許多。隨爹主張了罷。西門慶把原契遞與何太監。親看了一遍。見上面寫着一千二百兩。說道這房兒想必也住了幾年。未免有些糟爛。也別要說收拾。大人面上。還與他原價。那賁四連忙跪下說。何爺說的是。自古道。使的慇錢。治的庄田。千年房舍。換百主。西門听者。一番折洗。一番新。可何太監听了喜歡道。你是那里人到會說話兒。常言



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其實說的是他教甚麼名字西門慶道他名喚賁四何太監道也罷沒个中人兒你就做个中人兒替我討了文書來今日是个好日期就把銀子兌與他罷

回是太監性却亦爽快

西門慶道如今晚了待的明日也罷了

何太監道到五更我早進去明日大朝今日不知先交與他銀子就了事

亦大爽快

西門慶問道明日甚時駕出何太監

道子時駕出到壇三更鼓祭丁寅正一刻就回宮擺了膳就出來設朝陞大殿朝賀天下諸司都上表拜冬次日文

武百官吃慶成宴

何成可慶

你每是外任官大朝引奏過就沒

事了說畢何太監分付何千戶進後邊打點出二十四個



大元寶來用食盒擡着，差了兩個家人，同賁四、玳安攪送，到崔中書家交割。夏公見擡了銀子來，滿心歡喜，隨即親手寫了文契，付與賁四等拿來遞上。何太監不勝歡喜，賞了賁四十兩銀子，玳安、王經每人三兩。西門慶道：「小孩子家不當賞他。」何太監道：「胡乱與他買嘴兒吃。」五人磕頭謝了。何太監分付管待酒飯，又向西門慶唱了兩個若全仗太人餘光。西門慶道：「還是看老公公金面。」何太監道：「還望大人對他說說，早把房兒騰出來。」亦發爽快就好打發家小起身。西門慶道：「學生已定與他說教他早騰長官這一去。」且在衙門公廨中權住幾日，待他家小搬到京收拾了長官。







寒風吹得那窓紙有聲是好兄離家已久正要呼王經進

來陪他睡先插忽听得窓外有婦人語声甚低卽披衣下

夢○子○虛○一○條○不○錯○

床鞞着鞋襪情上啓戶視之只見李瓶兒霧鬢雲鬟淡粧

麗雅素白舊衫籠雪体淡黃軟襪襯弓鞋輕移蓮步立于

月下西門慶一見挽之入室相抱而哭說道冤家你如何

在這里李瓶兒道奴尋訪至此對你說我已尋了房兒了

今特來見你一面早晚便搬去了一向未搬西門慶忙問

道你房兒在干何處李瓶兒道咫尺不遠出此大街迤東

道益巷中間便是言訖蛟龍未展猶得折黃金今乃爲西

門慶共他相偎相抱上床雲雨不勝美快之極已而整衣



扶髻徘徊不捨李瓶兒叮嚀囑付西門慶道我的哥七切

記休貪夜飲早回家必用瓶兒夢中言由快子虛那厮不時伺害干你後千萬勿忘

妙筆

言訖挽西門慶相送走出大街上見月色如盤果然往東

轉過牌坊到一小巷見一座双扇白板門指道此奴之家

也寫得恍忽之甚言畢頓袖而入西門慶急向前拉之恍然驚覓

乃是南柯一夢但見月影橫窻花枝倒影矣西門慶向褥

底摸了摸見精流滿薦餘香在被殘睡猶甜的夢境初回追悼

莫及悲不自勝正是

王字微茫霜滿襟

疎窓淡月夢魂驚

淒涼睡到無聊處

恨殺寒鷄不肯鳴



西門慶夢醒、睡不着、巴不得天亮、比及天亮、又睡着了、次

日早、何千戶家童僕起來伺候、打發西門慶梳洗畢、何千

戶又早出來陪侍、吃了姜茶、放桌兒請吃粥、西門慶問老

公七怎的不見、易未見朝班者何千戶道家公七從五鼓就進內

去了、須臾、拿上粥來、吃了粥、又拿上一盞肉員子、餛飩、鷄

蛋、頭腦湯、一面吃着、就分付備馬、何千戶與西門慶冠冕

僕從、跟隨早進內、參見兵科出來、何千戶便分路來家、西

門慶又到相國寺、拜智雲長老、相火也、典水滸、寫得若斷若連、故妙長老又

留擺齋、西門慶只吃了一個點心、餘者收與手下人吃了、

就起身、從東街穿過來、要往崔中書家拜夏龍溪、因從



造金巷所過中間果見有及尉白板門其夢中所見

知爲子虛武大之靈若云搗鬼固是易夢若云報應又

悄七使玳安問隔壁賣豆腐老姬此家姓甚名誰老姬答

是分明不來寺上文寫法道士遣將一棒巧用筆法

道此袁指揮家也已結佳願見袁者遠也西門慶于是不

避牛鬼蛇神此等筆力蓋進平艷異之上矣

勝嘆異到了崔中書家夏公經待出門拜客易但是見西

初入京

門慶到必令左右把馬牽過迎至廝上拜揖叙禮西門慶

令玳安拿上賀禮青織金綾疋一端色段一端夏公道學

生還不曾拜賀長官到承長官先施昨日小房又煩費心

感謝不盡西門慶道昨日何太監說起看房我因堂尊分

上就說此房來何公討了房契去看了、一口就还原價

是內臣性兒立馬蓋橋就成了、还是堂尊大福說畢二人



笑了。夏公道：「何天泉我也還未回拜他，因問他此去與長官同行罷了。」西門慶道：「他已會定同學生一路去家小，且待後昨日他老公七多致意，煩堂尊早些把房兒騰出來，搬取家眷。他如今叔在衙門裏住，几日罷了。」夏公道：「學生也不肯久稽待，這裡尋了房兒，就使人搬取家小，也只待出月罷了。」說畢，西門慶起身，又留了個拜帖與崔中書。夏公送出門後上馬，歸至何千戶家。何千戶又早有午飯等候，西門慶悉把拜夏公之事說了一遍。膳房已在出月，何千戶大喜，謝道：「足見長官盛情。」吃畢飯，二人正在所上下棋，忽左右來報：「府裏翟參差人送下程來了。」抓尋到崔老爹那里。



崔老爹使他這里來了，于是拿帖看，上寫着謹具金段一  
端、雲紵一端、鮮猪一口、北羊一腔、內酒一罈、點心二盒、春

生翟謙頓首拜。

有何家恐冷落翟家故又照管都到

西門慶見來人說道：又

蒙你翟爹費心，一面收了禮物，寫回帖賞來人二兩銀子。

抬盒人五錢說道：客中不便有襲管家，那人磕頭收了。王

經在傍梢上說小的姐上說教我府裏去看。

早爲道因

安根有物事稍典他。西門慶問甚物事，王經道是家中做的。

兩双鞋、脚手、西門慶道：單上兒怎好拿去分付玳安？我皮

箱內有帶的玫瑰花餅，取兩確兒。

愛姐消息已動

就把回帖付與

王經穿上青衣，跟了來人往府裏看。愛姐不題。這西門慶



寫了帖兒送了一腔羊一罈酒謝了崔中書把一口猪一罈酒兩盒點心拾到後邊孝順老公七何千戶拜謝道長官你我一家如何這等計較且說王經到府內請出韓愛姐外所拜見了打扮的如瓊林玉樹一般比在家出落自是不同長大了好些問了回家中事務管待了酒飯見王經身上單薄典了一件天青綜絲貂鼠擎衣見

爲道回生心之由

又典了五兩銀子拿來回裏西門慶話西門慶大喜正典何千戶下棋忽聞綽道之聲門上人來報夏老爹來拜拿進兩個拜帖兒兩個忙迎接到所叙禮何千戶又謝昨日房子之事夏公具了兩分段帕酒禮奉賀二公西門慶典



何千戶再三致謝令左右收了憂公又賞了賁四玳安王  
經十兩銀子

細

一面分賓主坐下茶罷共叙寒溫夏公道

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戶道家公公進內去了何千戶夾下

了一個双紅拜帖兒說道多頂上老公公拜遲恕罪言畢

起身去了何千戶隨卽也具一分賀禮一疋金段差人送

去不在言表到晚夕何千戶又在花園暖閣中擺席與西

門慶共酌家樂歌唱到二更方寢西門慶因昨日遺夢之

事晚夕令王經拿鋪蓋來書房地平上睡半夜叫上牀接

在被窩內兩個口吐丁香刮融融唾

又是書童之續

正是不能得

與駕上會且把紅娘去解飽一晚題過到次日起五鼓與



何千戶一行人跟隨進朝先到待漏院伺候等的開了東  
華門進入但見

星斗依稀禁漏殘

禁中環珮响珊珊

欲知今日天顏喜

遙睹蓬萊紫氣騰

少頃只听九重門啓鳴噦上之鳶声闐闐天開觀魏上之  
袞冕當時天子祝畢南郊回來文武百官聚集等候設朝  
須臾鐘响天子駕出大殿受百官朝賀須臾香毬撥轉簾  
捲扇開正是

晴日明開青鎖闥

天風吹下御爐香

千條瑞靄浮金闕

一朶紅雲捧玉皇



14  
這皇帝生得堯眉舜目禹背湯肩

可以作才俊通人口工

詩韻善寫墨君竹能揮薛稷書通三教之書曉九流之典

可以作

聖之才朝歡暮樂依稀似劍閣孟商王愛色貪花彷彿如

金陵陳後主

先後不倫用筆刻甚

當下駕坐宝位靜鞭响罷文武百

官秉簡當胸向丹墀五拜三叩頭進上表章已而有殿頭

官口傳聖旨道朕今卽位二十禩表良嶽于茲告成上天

降瑞今值履端之慶與卿共之言未畢班首中閃過一員

大臣來朝靴踏地响袍袖烈風生視之乃左丞相崇政殿

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太師魯國公蔡京也幞頭象簡俯伏

金階口称萬些萬些萬些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恭



惟皇上御極二十禩以來海宇清寧天下豐稔上天降鑒  
禎祥疊見三邊永息兵戈萬國來朝天闕銀岳排空玉京  
挺秀宝錄膺頒于昊闕絳霄深聳於乾官臣等何幸欣逢  
盛世交際明良永茲華封之祝當沾日月之光不勝瞻天  
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獻頌以聞

以艮嶽慶成  
加封故也

跪久聖旨

下來賢卿獻頌益見忠誠朕心嘉悅詔改明年爲重和元

年正月元旦受定命宝肆赦覃賞有差

認明改元重和以  
便認西門慶之旌

蔡太師承旨下來殿頭官口傳聖旨有事出班早奏無事

捲簾退朝言未畢見一人出離班部倒笏躬身緝袍象簡

玉帶金魚跪在金階口稱光祿大夫掌金吾衛事太尉太



保兼太子太保臣朱勔引天下提刑官員章奏等二十六  
 員例該考察已更改補繳換利付合當引奏未敢擅便請  
 旨定奪于是二十六員提刑官都跪在後面不一時聖旨  
 傳下來照例給領朱太尉承旨下來天子袍袖一展羣臣  
 皆散駕卽回宮百官皆從端禮門兩分而回那十二象不  
 待牽而先走二句十字將散朝便寫得十分圓滿千古史家李不來者鎮將長隨紛  
 而散朝門外車馬縱橫侍仗羅列人喧呼海沸波翻馬嘶  
 嘶山崩地裂衆提刑官皆出朝上馬都來本衙門伺候良  
 久只見知印官拿了印牌來傳道老爺不進衙門了已往蔡  
 爺李爺宅內拜冬去了以此衆官都散了一者寫蔡太師  
二者省得妙甚



西門慶與何千戶回到家，又過了一夕。又省一筆到次日衙

門中，領了劄付，又掛了號。細又拜辭了翟管家。細又省一筆行文便

如雲散水流，匆匆明簡之甚。打點殘裝，收拾行李，與何千戶一同起身。

何太監晚夕置酒餞行，囑付何千戶：「凡事請教西門大人，

休要自專。」差了札數。豈知西門氏反將來請教，寫得人心一時冰冷。從十一月二

十日東京起身，兩家也有二十人跟隨，竟往山東大道而

來。行已是數九嚴寒之際，點冰滴凍之時。有春梅、郁二姐在內。一路上

見了些荒郊野路，枯木寒鴉，疎林淡日，影斜暉。有林太暮太在內。暮

雪凍雲迷，晚渡。有薛嫂等在內。一出未及一山，來後村已過前村。

望二句一篇行路難。比及剛過黃河，到水關八角鎮，驟然撞遇天



起一陣大風但見

非于虎嘯豈是龍吟

明說寫風之由

卒律匕寒飈撲面急颺匕

冷氣侵人初時節無踪無影次後來捲霧收雲吹花擺

柳白茫匕走石揚砂昏慘匕刮得那大樹連声吼

所爲空心

樹矣西門慶也

驚得那孤雁落深濠須臾砂石打地塵土遮天

砂石打地猶如滿天驟雨卽時來塵土遮天好似百方

貔貅捲土至這風大不大真個是吹折地獄門前樹刮

起鄧都頂上塵

二句是真風

嫦娥急把蟾宮閉列子空中叫

救人險些兒玉皇住不得崑崙頂

死矣

只刮得大地乾坤

上下搖

苟延一日而已



西門慶典何千戶，坐着兩頂毡幃，暖轎被風刮得寸步難行。又見天色漸晚，恐深林中撞出小人來，西門慶分付手下快尋那里安歇。一夜明日風住，再行罷。我尋了半日，遠遠望見路傍一座古剎，數株疎柳，半堵橫牆。風來便與花雪月，湊成數矣。但見

石砌碑橫，夢草遮。

迴廊古殿，半欹斜。

夜深宿客無灯火。

月落安禪，更可嗟。

西門慶典何千戶，忙入寺中投宿，上題着黃龍寺。

那也相火動而

脾風發也見方丈內幾個僧人，在那里坐禪，又無灯火。

二句將行路人

便觀出忙得不堪如筆如此

房舍都毀壞，半用籬遮。長老出來問訊，旋



煮茶伐草根喂馬煮出茶來西門慶行囊中帶得乾  
雞臘肉菓餅之類晚夕與何千戶胡亂食得一頓長老  
一鍋豆粥吃了過得一宿次日風止天晴與了和尚一兩  
銀子相謝作辭起身往山裏來正是

王事驅馳豈憚勞

關山迢遞赴京朝

夜收古寺無湘水

門掩行人心內焦



交野古寺點眼

王華嚴經

月印心藏

關公

趙下

王華嚴經

關公

王華嚴經

關公

王華嚴經

關公

王華嚴經

關公

王華嚴經

關公

王華嚴經

關公

王華嚴經

關公

王華嚴經

關公

王華嚴經

關公

王華嚴經

關公



寫伯爵必用十二分筆描其生動處上皆然又不特此回之鵲叫也

寫安枕來拜處上在西門飲酒赴約之時甚覺點醒其花酒叢中安枕無憂不知死之將至正是作者所以用安枕一人入此書之本意也故安郎中乃念經時之木魚必隨時獻之方是用他得着也

上回月娘掃雪時諸人已全合籠却用玉樓上壽一總觀其酒令便知此回安枕送梅花來春梅將吐氣諸人將散又用玉樓生日一總信乎玉樓爲作者寓意之人蓋高踞百尺樓頭以罵世人然而玉樓生日



特接下一回暢寫之蓋爲清明之杏特特出之  
嫁李公子地也

四盆花紅白梅花爲弄一得双之春梅作照茉莉者  
不利也華夷者新姨也蓋不利金蓮也  
寫王三官醜絕總是爲假子罵盡也



第七十二回

夫金蓮之妬瓶兒以其有子也今摳打如意亦是恐其有子又爲瓶兒之續是作者特爲瓶兒餘波亦如山洞內蕙蓮之鞋也

上文寫如許諂媚之奸臣此回接寫金蓮吃溺真是罵盡世人

王三官闕桂姐與西門爭衡之人也乃一旦拜爲乾父猶貼其母則西門之暢意爲何如夫天道暢發于夏卽有秋來況人事哉此西門將死之兆也

西門拜太師乾子王三官又拜西門乾子勢利之于



人寧有盡止寫千古英雄同聲一哭不爲此一班市  
井小人哭也其意可想

百忙裡卽收轉李銘者爲後嬌兒拐財作地

此回寫月娘嚴緊門戶反觀西門死後疎畧真是  
不堪無禮之至

處上以玉樓觀金蓮之妬固矣然處上必描玉樓慢  
慢地走來花枝般搖戰的走來或低了頭不言語低  
了頭弄裙帶真是寫盡玉樓矣

寫西門告月娘露机爲翟管家埋怨却用月娘几語  
一觀西門疎畧一觀月娘有心也



第七十二回

潘金蓮搥打如意兒

王三官義拜西門慶

詞曰

掉臂疊肩情態炎涼冷煖紛紜

嘆盡

興來闌豎長兒

孫石女須教有孕

莫使一朝勢謝親生不若他

生

声淚俱血

爹爹媽媽向何親掇轉窟腎不認

放声一哭

右調勝長天

話說西門慶與何千戶在路不題單表吳月娘在家因西門慶上東京見家中婦女多恐惹是非分付平安無事閑好大門後邊儀門夜夜上鎖

二句非寫此日月月娘好處乃寫西門死後月娘日夜宣卷



以生敬濟金蓮之好遠出燒香丟下許多婦女全然不顧  
之罪也蓋此日西門出門既日日上鎖恐惹是非豈後文  
寡婦守節乃反不怕是非遠出不管門戶姊妹每都不出  
便寫得月娘真是第一等可殺的醜婦人  
來各自在房做針指若敬濟要往後樓上尋衣裳月娘必  
使春鴻或來安兒跟出跟入常時查門戶凡事都嚴緊了  
所以爲西門死後不嚴遙映也這潘金蓮因此不得和敬濟勾搭尚不致敗露以  
此只賴奶子如意備了舌逐日只和如意兒合氣一日月  
娘打點出西門慶許多衣服汗衫小衣教如意兒同韓嫂  
兒漿洗不想這邊春梅也洗衣裳使秋菊問他借棒撻昔  
棒撻打搗鬼之時雪夜琵琶已擗千秋理恨今日瓶墜簪  
折如意不量猶欲私棒撻以惹嘲宜乎受辱使金蓮將翡  
翠軒中發源醋意至此一齊吐出然後  
知王六兒打搗鬼必用棒撻之妙也  
這如意兒正與迎



春撻衣不與他說道前日你拿了個棒撻使着罷了又來  
 要赴韓嫂在這里要替爹撻褲子和汗衫兒哩那秋菊使  
 性子秋菊一走來對春梅設平自教我借他又與迎春  
 倒說拿去如意兒攔住了不肯春梅道耶嚶耶嚶怎的這  
 等生分大白日裡借不出個乾燈盞來借個棒撻使使兒  
 就不肯與將來替娘洗了這裏腳教拿甚麼撻秋菊你往  
 後邊問他們借來使使罷。春梅使秋菊這潘金蓮正在房  
 中炕上裏腳忽然聽得了見因懷着仇恨尋不着頭繇兒便  
 罵道賊淫婦怎的不與你自家問他要去不與罵那淫婦  
 不妨事。罵中貴姐以此一言這春梅一冲性子春梅又一  
中之也金蓮使春梅個性子



就一陣風走來李瓶兒那邊說道

春梅又來

那個是外人也怎

的棒槌借使使就不與如今這屋裏又鑽出個當家的來

了一語見血所謂與金蓮一鼻孔出氣者也

如意兒道耶嚶耶嚶放着棒槌拿

去使不是誰在這裡把住就怒說起來大娘分付趙韓媽

在這裡替爹漿出這汗衫子和綿紬褲子來秋菊來要我

說待我把你爹這衣服槌兩下兒着就駕上許多誑說不

與來早是迎春姐聽着不想潘金蓮隨即跟了來便罵道

金蓮又來

你這個老婆不要說嘴死了你家主子

只此一語

如今這

屋裏就是你

又是此一語

你爹身上衣服不着你恁個人兒拴

來誰應的上他那心俺這些老婆死絕了教你替他漿洗



衣服你拿這個法兒降伏俺每我好耐驚耐怕兒如意

道五娘怎的說這話大娘不分付俺們好掉攬替爹整理

的金蓮道賊搔刺骨雌漢的淫婦還強說甚麼嘴半夜替

爹遞茶兒扶被兒是誰來後吃尿者討披襖兒穿是誰來

你背地幹的那繭兒你說我不知道就偷出肚子來我也

不怕只是此一語可知葡萄架如意道正經有孩子還死

了哩俺每到的那些兒怨恨之手這金蓮不聽便罷聽了

心頭火起粉面通紅走向前一把手把老婆頭髮扯住只

用手握他腹是酬極處却是痴絕處天下有幾兒房中虧

得韓嫂兒向前勸開了金蓮罵道沒廉耻的淫婦嘲漢的



淫婦俺每這里還聞的聲喚忙時亦作來雌漢子你在這

屋裏是甚麼人你就是來旺兒媳婦子從新又出世來了

我也不怕你又提一个可知蕙蓮爲瓶兒前身如意爲瓶

者放如箕眼孔一齊看去方知作者那如意兒一壁哭着

一壁挽頭髮說道俺每後來也不知什麼來旺兒媳婦子

只知在爹家做奶子金蓮道你做奶子行你那奶子的事

怎的在屋裏狐假虎威句句是瓶兒故妙成起精兒來老婦成年

拿雁教你弄鬼兒去了正罵着只見孟玉樓後邊慢慢的

走將來說道處上少大姐我請你後边下棋你怎的不去

却在這里亂些甚麼一把手拉到他房裏坐下說道你告



我說因爲什麼起來

總是以前問觀忙

這金蓮消了回氣春梅遞上

茶來呵了些茶便道你看教這賊淫婦氣的我手也冷了

茶也拿不起來

却如此寫妙絕

我在屋裏正描鞋

又我葡萄架後情景

你使

小鸞來請我我說且倘倘兒去掙在床上也未睡着只見

這小肉兒百忙且掙裙子我說你就帶着把我的裹脚掙

掙出來半日只聽的亂起來却是秋菊問他要棒掙使他

不與把棒掙匹手奪下了

妙

說道前日拿个去不見了又

來要如今緊等着典爹掙衣服哩教我心裏就惱起來使

了春梅去罵那賊淫婦從幾時就這等大胆降服人俺每

手裏教你降伏你是這屋裏什麼兒壓折轎竿兒娶你來



却無老牽頭跟隨

你比來旺兒媳婦子差些兒我就隨跟了去他

還嘴裏碁裏剝刺的教我一頓捲罵不是韓嫂兒死氣力

賴在中間立着我我把賊沒廉耻雌漢的淫婦心裏肉也

掏出他的來大姐也有不是

直自守靈夜對月娘說後已深埋一不快之根

直至後撒潑方吐也

想着他把死的來旺兒賊奴才淫婦慣的有些

搯兒教我和他爲冤結仇落後一朵膿帶還染在我身上

舊心字又是打鉄棍後一恨說來觸處皆是所以始終文字如暗絲通引

說是我弄出那奴才

去了如今這个老婆又是這般慣他慣的恁沒張倒置的

你做奶子行奶子的事許你在跟前花黎胡哨俺每跟裏

是放不下砂子的人有那沒廉耻的貨人也不知死的那



里去了、還在那屋裏纏、但往那里回來、就望着他那影作  
 個揖、口裏一似嚼蛆的、不知說些甚麼、補出恨語到晚夕、  
 要茶吃、淫婦就連忙起來、替他送茶、又替他蓋被兒、兩個  
 就弄將起來、就是個久慣的淫婦、只該了頭遞茶、許你去  
 撐頭、獲腦雌漢子、或亦漢子有撐頭、獲腦之物、勞卿照管也爲什麼問他要披  
 襖兒、沒廉耻的、便連忙舖裏拿了細段來、替他裁披襖兒、  
 你還沒見哩、斷七那日、他爹進屋裏、燒帛去、見了頭老婆、  
 在炕上搗子兒、就不說一声兒、反說道、這供養的匾食和  
 酒、也不要收到後邊去、你每吃了罷、這等縱容着他、這淫  
 婦、還說爹來不來、俺每好等的、不想我兩三步叉進去、謊



得他眼張失道、就不言語了、又袖什麼好老婆、一個賊活

人妻淫婦

卿非活人妻乎特能弄活爲死耳

就這等餓眼見瓜皮、不啗好

歹的都收攬下、原來是一個眼裏火爛桃行貨子、那淫婦

的漢子說死了、前日漢子抱着孩子、沒在門首打探兒、還

瞞着人搗鬼、張眼溜睛的、你看他如今別模改樣的、又是

個李瓶兒出世了

必須結到此此是舊恨

那大姐七成日在後邊、只

推聾粧啞的人、但開口就說不是了

又結到此此是後裏

那玉樓听

了、只是笑、因說你怎知道的、這等詳細

總是反視

金蓮道、南京

沈萬三、北京枯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怎麼不曉得、雪

裏埋死屍、自然消將出來、王樓道、原說這老婆沒漢子、如



何又鑽出漢子來了金蓮道天不着風兒晴不的人不着  
 說兒成不的他不攛瞞着你家肯要他想着一來時餓答  
 的個臉黃皮寡瘦的乞乞縮縮那個腔兒毛青布衫卿未窮耶吃了  
 這二年飽飯就生事兒雌起漢子來了卿求西門家几年矣你如今  
 不禁下他來到明日又教他上頭上臉的一時桶出個孩  
 子當誰的又結到此總是點水月源一腔心事如圓方是描神之筆王樓笑道你這大  
 了頭到且是**有权属**批淡得妙說畢坐了一回兩個往後迹下  
 棋去了正是

三光有影遺誰擊

萬事無根只自生

話休饒舌有日後晌時分西門慶來到清河縣分付賁四



王經眼行李先往家去他便送何千戶到衙門中看着收拾打掃公廨乾淨住下方纔騎馬來家進入後所吳月娘接着胥水淨面畢就令丫鬟院子內放桌兒滿爐焚香對天地位下告許愿心月娘便問你是什麼許愿心西門慶道休說起我拾得性命來家昨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剛過黃河行到沂水縣公角鎮上遭遇大風沙石迷目通行不得天色又晚百里不見人衆人都慌了况駢掄又多誠恐鑽出個賊來怎了比及投到個古寺中和尚又窮

精已泄  
尽矣

夜晚連灯火也沒個兒只吃些米粥兒就過了一夜次日風住方纔起身這場苦比前日更苦十分前日雖熱天還



好些這遭又是寒冷天氣又耽許多驚怕幸得平地還罷  
 了若在黃河遭此風浪怎了我在路上就許了愿心苗天秀何  
 如到臘月初一日宰猪羊祭賽天地月娘又問你頭裏怎  
 不來家却往衙門裏做甚麼西門慶道夏龍溪已陞做指  
 揮追駕不得來了新陞是匠作監何太監姪兒何千戶名  
 永壽貼刑不上二十些捏出水兒來的一個小後生有藍氏在  
 任事兒不知道他太監再三央及我凡事看顧教道他我  
 不送到衙門裏安頓他個住處他知道甚麼他如今一千  
 二百兩銀子也是我作成他要了夏龍溪那房子直待夏  
 家搬取了家小去他的家眷纔搬來前日夏大人不知什



麼人走了風典他乜又使了銀子央當朝林真人分上對  
堂上朱太尉說情愿以指揮職銜再要提刑三年朱太尉  
來對老爺說把老爺難的要不得若不是翟親家在中間  
竭力維持把我撐在空地裏去了去時親家好不怪我說  
我幹事不謹密不知是什麼人對他說來月娘道不是我  
說你做事有些三慌了火燎腿樣有不的些事兒告這個  
說一場告那不說一場月娘說西門正是  
反襯自己深心恰似逞強賣富  
的正是有心算無心不備怎隄備人家悄乜幹的事兒停  
停妥乜你还不知道哩西門慶又說夏大人臨來再三央  
我早晚看顧看顧他家裏容日你買分禮兒走走去月娘



道他娘子出月初二日生，就一事兒去罷。你今後把這狂樣來改了。常言道：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老婆還有個裏外心兒。說金蓮亦是自道休說世人正說着，只見

玳安來說：賁四間爹要往夏大人家說去，不去。西門慶道：

你教他吃了飯去。玳安應諾去了。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

潘金蓮大姐都來參見。道：萬福問話兒陪坐的。西門慶又

想起前番往東京回來，還有李瓶兒在一面，走到他房內，

與他靈牀作揖，因落了凡點眼淚。文情迴繞飛舞如意兒迎春綉

春都向前磕頭。必須點到月娘隨即使小玉請在後邊擺飯吃

了一面，分付拿出四兩銀子賞跟隨小馬兒上的人拿帖。



兒回謝周守備去了。又叫來興兒宰了牛口猪半腔羊四  
十斤白麵一包白米一罈酒兩腿火燻兩隻鵝十隻鷄又  
并許多油鹽醬醋之類與何千戶送下程。又叫了一名厨  
役在那里答應。正在所裏打點。忽琴童兒進來說道。溫師  
父和應二爹來望。西門慶連忙請進溫秀才伯爵來。二人  
連忙作揖道。其風霜辛苦。西門慶亦道。蒙二公早晚看家。  
伯爵道。我早起來時。忽听房上喜鵲喳。上的叫俺房下就  
先說。房上喜鵲房只怕大官人來家了。真有此事非假說  
下說話一笑也二哥許久不見。相見  
味如故你还不快走了。瞧瞧去。我便說哥從十二日起身。  
到今还未上半個月。怎能來得快。房下說。又是房來不來。



你看看去教我穿衣裳到宅裏不想哥真個來了恭喜因見許多下飯酒米裝在廝抬上便問道送誰家的西門慶道新同僚何大人一路同來家小还未到今在衙門中权住送分下程與他又發柬明日請他吃接風酒再沒人請二位與吳大舅奉陪伯爵道又一件吳大舅與哥是官溫老先生戴着方巾我一個小帽兒怎陪得他坐不知把我當甚麼人兒看我惹他不笑話許久未寫伯爵故放手一寫恐甚冷淡西門慶笑道這等把我買的段子忠靖巾借去你戴着等他問你只說是我的大兒子好不好又是暗度下文西門無子敬濟帶孝又是暗映孝哥也說畢衆人笑了伯爵道說正景話我頭八寸三



又戴不得你的溫秀才道、學生也是八寸三分、倒將學生  
方巾與老翁戴、何如、西門慶道、老先生不要借與他、他  
到明日借慣了、往社部當官身去、又來纏你、溫秀才笑道、  
老先生好說、連我也扯下水去了、少刻、畫童又有扯之者、少頃、拿上

茶來吃了、溫秀才問夏公、已是京任、不來了、總是暗描、西門

慶道、他已做堂尊了、直掌鹵簿、穿麟服、使藤棍、如此華任、

又來做甚麼、須臾看寫了帖子、抬下程出門、教玳安送去、

了、西門慶就拉溫秀才伯爵、到廂房內、暖炕上坐著、了、又

使琴童往院裏叫吳惠卿、春邵、奉左順四名小優兒、明日

早來伺候、不一時、放桌兒、陪二人吃酒、西門慶分付再取



双鍾筋兒請你姐夫來坐坐良久陳敬濟走來作揖打橫  
坐下四人圍炉把酒來斟因說起一路上受驚的話伯爵  
道哥你的心好一福能壓百福就有小人一時自然都消  
散了溫秀才道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林道老  
先生爲王事驅馳上天也不肯有傷善類西門慶因問家  
中沒甚事敬濟道家中無事只是工部安老爹那里差人  
來問了兩遭昨日還來問我回說還沒來家哩正說着忽  
有平安來報衙門令史和衆節級來稟事西門慶卽到所  
上站立如令他進來二人跪下請問老爹几時上任官司  
公用銀兩動支多少西門慶道你們只照舊時整理就是



了、今史道、去年只老爹一位到任、如今老爹轉正、何老爹  
新到任、兩事並舉、比舊不同、西門慶道、既是如此、添十兩  
銀子與他就是了、二人應諾下去、西門慶又叫回來、分付  
上任日期、你还問何老爹擇几時、二人道、何老爹擇定二  
十六日、西門慶道、既如此、你每伺候就是了、二人去了、就  
是喬大人來拜望道喜、西門慶留坐、不肯吃茶、起身去了、  
西門慶進來、陪二人飲至掌灯、方散、西門慶往月娘房裏  
歇了一宿、到次日、家中置酒、與何千戶接風、文嫂又早打  
听得西門慶來家、对王三官說了、具個柬帖兒來請、緊接西  
門慶這裏買了一付水陸兩尊鮮魚、兩隻燒鴨、一鐺南酒、



差玳安送去與太太補生日之禮府內寫出一生如此之妙方知前招宜日并無故也他那里賞了玳安三錢銀子不在話下正

所上設下酒錦屏耀日桌椅鮮明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

都來的早西門慶請坐吃茶使人邀請何于戶不一時小

優兒上來磕頭伯爵便問哥今日怎的不叫李銘先問一

入李銘無迹西門慶道他不來我家來我沒的請他去正說話

只見平安忙拿帖兒稟說帥府周爺來拜下馬了吳大舅

溫秀才應伯爵都躲在西廂房內門慶冠冠帶出來迎至

所上叙禮畢道及轉陞泰喜之事西門慶又謝他人馬于

是分賓主而坐周守備問京中見朝之事西門慶一一說



了周守備道、龍溪不來、已定差人來取家小上京去、西門慶道就取也待出月、如今何長官且在衙門叔住着哩、夏公的房子與了他住、也是我替他主張的、守備道這等更妙、因見堂中擺設桌席、問道今日所延某客、西門慶道聊具一酌與何大人接風、同僚之間不好意思、二人吃了茶、周守備起身說道、容日合衛列位與二公奉賀、西門慶道豈敢動勞、多承先施、作揖出門上馬而去、百忙爲周守備一熱又是春梅西門慶回來脫了衣服、又陪三人在書房中擺飯、何千戶到午後方來、吳大舅等各相見、叙禮畢、各叙寒溫、茶湯頓罷、各寬衣服、何千戶見西門慶家道相稱、酒筵齊整、四



個小優銀箏象枰玉阮琵琶遍酒上坐直飲至起更時分  
 何千戶方起身往衙門中去了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也  
 辭同去了西門慶打發小優兒出門分付收了家伙就往  
 前邊金蓮房中來一話婦人在房內濃施朱粉復整新粧  
 薰香澡洗正盼西門慶進他房來滿面笑容向前替他脫  
 衣解帶連忙叫春梅点茶與他吃了打發上床歇宿端的  
 被窩中相挨素体枕蓆上緊貼胸胸婦人雲雨之際百媚  
 俱生西門慶抽拽之後靈犀已透睡不着枕上把離言深  
 講交接後淫情未足又從下替他品簫這婦人只要拴西  
 門慶之心又况拋離了半月在家久曠幽懷淫情似火得



到身恨不得鑽入他腹中將那話品弄了一夜再不離口

美哉佳品

西門慶要下床溺尿婦人还不放說道我的親上你

有多少尿溺在灰口裏替你燕了罷省的冷呵上的熱身

子下去凍着倒值了多的

蓋爲上文無數逢迎一罵

西門慶听了越發

欢喜無已叫道乖兒誰似你這般疼我于是真個溺在

婦人口內婦人用口接着慢上一口一口都燕了

難爲一口一口

尿西門慶問道好吃不好吃

呢上

金蓮道畧有些鹹味兒

如畫

你有香茶與我些壓上西門慶道香茶在我白綾襖

內你自家拿這婦人向床頭拉過他袖子來掏摸了幾個

文生口內免罷正是



侍臣不及相如渴

特賜金莖露一杯

看官所說大抵妾婦之道

道由主意

鼓惑其夫無所不至雖屈

身怒辱殆不爲耻若夫正室之妻光明正大豈肯爲也是

夜西門慶與婦人盤桓無度次早往衙門中與何千戶上

任吃公宴酒兩院樂工動樂承應午後纔回家排軍隨卽

扣了桌席來王三官那里又差人早來邀請

凡三四遍摹寫

西門

慶纔收拾出來左右來報工部安老爹來拜

出門時必用一人來作映

是前後大章法總是襯疊熱鬧花樣恐闕上寫出襯不起也

慌的西門慶整衣出來迎

接安郎中食寺丞的俸繫金鑲帶穿白鵬補子跟着許多

官吏滿面笑容相携到所叙禮彼此道及恭賀分賓主坐



下安郎中道學生差人來問几次說四泉还未回西門慶道正是京中要等見朝引奏纔起身回來須臾茶湯吃罷安郎中方說學生敬來有一事不當奉瀆今有九江太守蔡少塘乃是蔡老先生第九公子來上京朝覲前日有書來早晚便到學生與朱松泉錢雲野黃泰字四人作東欲借府上設席請他未知允否

來謁者無非借地請客所爲酒肉朋友

西門慶

道老先生尊命豈敢有違約允几時安郎中道在二十七日明日學生送分子過來煩盛使一辦足見厚愛矣說畢又上了一道茶作辭起身上馬喝道而去西門慶即出門往王招宣府中來赴席到門首先投了拜帖王三官連忙



出來迎接至所上叙禮大所正面欽賜牌額金字題曰世  
 忠堂兩邊門對寫着喬未風霜古山河礪礪新前後兩聯寫得世家  
 可王三官與西門慶行禮畢尊西門慶上坐他便傍設一  
 椅相陪須臾拿上茶來交手遞了茶左右收了去彼此扳  
 了些說話然後安排酒筵遞酒原來王三官叫了兩名小  
 僮兒彈唱西門慶道請出老太太拜見拜見可慌的王三  
 官令左右後邊說可少頃出來說道請老爹後邊見罷王  
 三官讓西門慶進內可西門慶道賢契你先導引寫西門慶領  
 于是逕入中堂林氏又早戴着滿頭珠翠身穿大紅通袖  
 袍兒腰繫金鑲碧玉帶下着玄錦百花裙捺抹的如銀人



也一般西門慶一面施禮請太太轉上林氏道大人是客請轉上讓了半日兩個人平磕頭林氏道小兒不識好歹前日冲瀆大人蒙大人又處斷了那些人知感不盡今日備了一盃水酒請大人過來老身磕個頭兒謝上如何又蒙大人賜將禮來使我老身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豈敢學生因爲公事往東京去了悞了與老太太拜壽些須薄禮胡乱送與老太太賞人因見文嫂兒在傍便道老文你取副盞兒來等我與太太遞一杯壽酒

情事各有飛動處

一面呼玳安上來原來西門慶毡包內預備着一套遍地金時樣衣服放在盤內獻上林氏一見金彩奪目滿心歡



喜文嫂隨卽捧上金盞銀臺王三官便要叫小優拿樂器  
進來彈唱

爲世家不肖子弟放  
聲一哭其祖父也

林氏道你叫他進來做甚

麼在外答應罷了當于西門慶把盞畢林氏也同奉了一

盞與西門慶謝子然後王三官與西門慶通酒西門慶道

待還下禮去林氏便道大人請起受他一禮兒西門慶道

不敢豈有此禮林氏道好大人怎這般說你恁大職級做

不起他个父親

二句爲假  
子做注脚

小兒自幼失學不曾跟着好人

若是大人肯垂愛凡事指教他爲個好人今日我跟前就

教他拜大人做了義父

這一個假子與蔡太師假子不  
同以其母論之固假中有真矣

有不是處一任大人教誨老身並不護短西門慶道老太



太雖故說得是

竟應系喜極矣

但令郎賢契賦性也聰明

也字如妙

今年少爲小試行道之端往後自然心地開闊改過遷善

老太太倒不必介意

謙處純是應承妙絕喜出望外

當下教西門慶轉上

王三官把盞遞了三鍾酒受其四拜之禮遞畢西門慶亦轉下與林氏作揖謝禮林氏笑吟吟還了萬福自此以後王三見着西門慶以父稱之正是常將壓善欺良意權作砒雲礫兩心復有詩以嘆之

從來男女不通酬

賣俏營奸真可羞

三官不解其中意

僥貼親娘還磕頭

遞畢酒甘氏分付王三皆請大入前邊坐寬衣服玳安拿



忠靖巾來換了不一時安席坐下小優彈唱起來厨役上  
 來割道玳安拿賞賜伺候當下食割五道歌吟二套秉燭  
 上來西門慶起身告辞王三官再三款留又边到他書院  
 中獨上的三間小軒裡面花竹掩映文物潇洒正面懸着  
 一個金粉箋扁曰三泉詩舫四壁挂四軸古畫西門慶便  
 問三泉是何人王三官只顧隱避不敢回答半日絕說是  
 兒子的賤號又映入下文西門慶便一聲兒沒言語擡過  
 高壺來又投壺飲酒四個小優兒在傍彈唱林氏後边只  
 顧打發添換菜蔬菓碟兒上來又照管吃到二更時分西  
 門慶已帶半酣方纔起身賞了小優兒并厨役作辭回家



到家逕往金蓮房中原來婦人還沒睡纔摘去冠兒挽着  
雲髻淡粧濃抹正在房內茶烹玉蕊香裊金貌等待見西  
門慶進來歡喜無限忙向前接了衣裳叫春梅點了一盞  
雀舌芽茶與西門慶吃西門慶吃了然後春梅脫衣解帶  
以春打起打發上床婦人在灯下摘去首飾換了睡鞋上牀並  
頭交股而寢西門慶將一隻胳膊與婦人枕着春雲接在

初十

懷中猶如軟玉溫香一般兩個酥胸相貼臉兒厮搵嗚咂  
其占不一時甜唾融心靈屏春透婦人不住手下边搵弄  
他那話西門慶因問道我的兒我不在家你想我不想婦  
人道你去了這半個來月奴那刻兒放下心來晚間夜又



長獨自一個偏睡不着隨問怎的暖床暖鋪只是害冷腿  
 兒觸冷伸不開只得忍酸兒縮着白盼不到枕邊眼淚不  
 知流了多少爲西門即兼爲敬濟耶落後春梅小肉兒說我短嘆長  
 吁晚間闌着我下棋坐到起更時分俺娘兒兩個一炕兒  
 通廝腳兒睡爲得雙同露線我的哥哥奴心便是如此不知你  
 的心兒如何雙寫得到西門慶道怪油嘴這一家雖是有他們  
 誰不知我在我身上偏多是死後語婦人道罷麼你還哄我  
 哩你那吃着碗裏看着鍋裡的心兒你說我不知道想着  
 你和來旺兒媳婦子蜜調油也似的把我來就不理了一叙  
 却是瓶落後李瓶兒生了孩子見我如同烏眼鷄一般今  
 兒前影



日都往那里去了止是奴老實的还在你就是那風裏揚

花滾上滾下

又一叙方是正文

如今又興起如意兒賊掙刺骨來

了他隨問怎的只是奶子見放着他漢子是個活人妻不

爭你要了他到明日又教漢子好在門首放羊兒刺刺你

爲官爲宦傳出去好聽你看這賊淫婦前日你去了同春

梅兩個爲一個棒槌和我大嚷大鬧通不讓我一旬兒

又

叙是瓶兒後影此以上大筆寫金蓮一段心事爲之一總

也又是明將三入文字一總見所寫三人原一意貫通放

于樞打處金蓮口中一叙至此又用金蓮一總令看官

氣看去勿分作三人看也○又金梅在一處生死不離瓶

兒蕙蓮如意斷斷續續在三

西門慶道罷麼我的兒他隨

段內寫又是一部大章法

問怎的只是個手下人他那里有七個頭八個胆敢頂撞



你你高高手兒他過去了低低手兒他敢過不去婦人道  
 唧噪說的例如聽妙絕沒了李瓶兒他就頂了窩兒緊接法脈學

你對他說你若伏侍的好我把娘這分家當就與你罷你  
 真個有這個話求寫出貪心與月娘一樣西門慶道你休

胡猜疑我那里有此話你寬恕他我教他明日與你磕頭

陪不是罷婦人道我也不要他陪不是我也不許你到那

屋裏睡西門慶道我在那邊睡非爲別的因越不過李大

姐情在那邊守守靈兒誰和他有私盪私醋婦人道我不

信你這撫溜子人也死了一百日來還守什麼靈在那屋

裏也不是守靈屬米倉的上半夜搖鈴下半夜丫頭聽的



好梆声幾句說的西門慶急了接過脖子來親了個嘴說

道一句怪小淫婦兒有這些張致的于是令他吊過身子

去可知適總是隔山討火那話自後撞入牝中接抱其股

竭力掘的連声响亮竭力二字痴絕拿誰一面令婦人

呼叫大東大西問道你怕我不怕再敢管着與葡萄架一樣章法方見

如意與瓶兒婦人道怪奴才不管着你好上天也我曉的

你也丟不開這淫婦到明日問了我方許你那邊去他若

問你要東西須對我說又對瓶兒初時總不許你悄上偷

與他若不依我打聽出來看我嚷不嚷我就擯兌了這淫

婦也不差甚麼兒又相李瓶兒來頭教你哄了險些不把



我打到贅字號去

言謂至此絕定緣是一步真道下

作道

爛桃行貨子豈芽菜有甚正條細兒也怎的老娘如今也

賊了些見了

文字快甚

說的西門慶笑了當下兩個殢雨尤雲

纏到三更方歇正是

帶雨龐烟世所稀

妖嬈身勢似難支

終宵故把芳心訴

留得東風不放歸

兩個並頭交股睡到天明婦人淫情未足還不住手捏弄

那話登時把麈柄捏弄起來叫道親達七我一心要你身

上睡七

絕妙好床

一面扒伏在西門慶身上倒澆燭撥着他脖

子只顧揉搓

一語

教西門慶兩手扳住他腰

教字

扳的緊

第一奇書

七十二回

二十



緊的

此句乃金蓮說也

他便在上極力拙提一回那話漸沒至根

餘者被托子所阻不能入

如此出自綾帶

婦人便道我的達七等

我白日裏替你縫一條白綾帶子你把和尚與你那末子

藥裝些在裏面我再墜上兩根長帶兒等睡時你拴他在

根子上却拿這兩根帶拴在後邊腰裏拴的緊七的又柔

軟又得全放進

所謂不肯留一分餘地也

却不強如這托子硬硬的格

的人疼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做下藥在磁盒兒內你自家

裝上就是了婦人道你黑夜好友來咱兩個試七看好不

好

又爲後王子日相約對針

于是兩個頑耍一番只見玳安拿帖兒進

來問春梅爹起身不曾安老爹差人送分資來了又招了



兩罈酒四盆花樹進來春梅道

以春梅結身打貓品簫一回對針

爹還沒

起身教他等七兒玳安道他好少近路兒還要趕新河口  
聞上回話哩不想西門慶在房中聽見隔窓叫玳安問了  
話拿帖兒進去拆開看上寫道

奉去分資四封共八兩惟少塘桌席餘者散酌而已仰  
冀從者留神足見厚愛之至外具時花四盆以供清玩  
浙酒二樽少助待客之需希莞納幸甚

西門慶看了一面起身且不梳頭戴着毡巾穿着絨擎衣  
走出所上令安老爹人進見遞上分資西門慶見四盆花

草一盆紅梅一盆白梅

所謂紅梅花對白梅花也春梅于此處一提西門將死矣又弄一得



双不云春梅臉上一紅

一白此處已爲一照

一盆茉莉言不利于西門也

一盆辛夷

言春

梅卽日爲周家新姨矣

兩罈南酒滿心欢喜連忙收了發了回帖賞

了來人五錢銀子因問老爹們明日多咱時分來用戲子

不用來人道都早來戲子用海鹽的說畢打發去了西門

慶叫左右把花草抬放藏春塢書房中擺放一面使玳安

叫戲子去一面兌銀子與來安兒買辦那日又是孟玉樓

上壽

掃雪以後玉樓上壽起此又玉樓上壽玉樓固終始一部之人信乎爲作者自喻

院中叫小

優兒晚夕彈唱按下一頭卻說應伯爵在家拿了五個箋

帖教應保俸着盒兒往西門慶對過房子內央溫秀才寫

請書要請西門慶五位夫人二十八日家中做滿月

頭緒紛紜



却一絲  
不亂

剛出門轉過街口只見後邊一人高叫道二爹請

回來又照管一處文章  
真千百化身也

伯爵紐頭回看是李銘立生了腳

李銘走到跟前問道二爹往那里去伯爵道我到溫師父

那里有些事兒去李銘道到家中還有句話兒說只見後

邊一個閒漢揜着盒兒伯爵不免又到家堂屋內李銘連

忙磕了個頭把盒兒掇進來放下揭開卻是燒鴨二隻老

酒二瓶說道小人沒甚這些微物兒孝順二爹賞人小的

有句話逕來央及二爹一面跪在地下不起來伯爵一把

手拉起來說道傻孩兒你有話只管說怎的買禮來李銘

道小的從小兒在爹宅內答應這幾年如今爹到看顧別



人不用小的了就是桂姐那邊的事各門各戶小的實不知道如今爹因怪那邊連小的也怪了這負屈啣冤沒處伸訴逕來告二爹二爹到宅內見爹千萬替小的如句美言兒說說就是桂姐有些一差半錯不干小的事爹動意惱小的不打緊同行中人越發欺負小的了伯爵道你原來這些時沒往宅內答應去

活賊

李銘道小的沒曾去伯爵

道嗔道昨日擺酒與何老爹接風叫了吳惠鄭春邵奉左順在那里答應我說怎的不見你我問你爹你爹說他沒來我沒的請他去傻孩子你还不走跳些兒還好你與誰賭氣李銘道爹宅內不呼喚小的怎的好去前日他每四



个在那里答應今日三娘上壽安官兒早辰又叫了兩名  
去了明日老爹擺酒又是他們四个倒沒小的的小的心裏  
怎麼有个不急的只望二爹替小的說个明白小的还來  
與二爹磕頭伯爵道我沒有个不替你說的我從前已往  
不知替人完美了多少勾當總你央及我這些事兒我不  
替你說你依着我把這禮兒你还拿回去你是那里錢兒  
我受你的你如今就跟了我去等我慢慢和你爹說李銘  
道二爹不收此禮小的也不敢去了雖然二爹不希罕也  
盡小的一點窮心再三央告伯爵把禮收了討出三十文  
錢打發拿盒人同去于是同出門來到西門慶對門房子



裏進到書院門首搖的門環兒响說道葵軒老先生在家

麼溫秀才正在書窗下寫帖兒忙應道請裏面坐書童開

門伯爵在明間內坐的溫秀才卽出來相見叙禮讓坐說

道老翁起來的早往那里去來伯爵道敢來煩賣大筆寫

幾個請書兒如此這般二十八日小兒滿月請宅內他娘

們坐坐

伯爵生子滿月正  
對玉樓生日妙甚

溫秀才道帖在那里將來學生

寫伯爵卽令應保取出五個帖兒遞過去溫秀才拿到房

內纔寫得兩個只見棋童慌走來說道溫師父再寫兩個

帖兒

又是  
兩個

大娘的名字要請喬親家娘和大姪子去頭里

琴童來取門外韓大姨和孟二姪子那兩個帖兒打發去



了不曾兩個溫秀才道你姐夫看着打發去這半日了又是一個  
 棋童道溫師父寫了這兩個還再寫上四個又是四個請黃四  
 嬌傳大娘韓大嬌和甘駝計娘子的我使來安兒來取不  
 一時打發去了只見來安來取這四個帖兒寫得象兀如回伯爵  
 問你爹在家裏是衙門中去了來安道爹今日沒往衙門  
 裏去在廳上看收禮哩溫秀才道老先生昨日王宅赴席  
 來晚了伯爵門起那王宅溫秀才道是招宣府中伯爵就  
 知其故良久來安等了帖兒去方纔與伯爵寫完伯爵卽  
 帶了李銘過這邊來西門慶鬢着頭只在廳上收禮打發  
 回帖傍邊排擺桌面見伯爵來唱喏讓坐伯爵謝前日厚



情因問哥定這桌席做什麼西門慶把安郎中來央浼作

東請蔡知府之事告他說了一遍伯爵道明日是戲子是

小優

先問戲子舌賊

西門慶道叫了一起海鹽子弟我這里又預

備四名小優兒答應伯爵道哥那四个西門慶道吳惠邵

奉鄭春左順伯爵道哥怎的不用李銘

三句得神

西門慶道他

已有了高枝兒又稀罕我這里做什麼伯爵道哥怎的說

這個話你喚他他總敢來我也不知你一向惱他但是

各人勾當不下他事三孀那边幹事他怎的曉得你到休

要屈了他上今早到我那里哭上啼上告訴我休說小的

姐上在爹宅內先提只小的答應這幾年今日有了別人



到沒小的他再三睹身罰咒並不知他三孀那邊一字兒  
你若惱他却不難爲他了、他小人有什麼大湯水兒、方入

話你若動上意見他怎的禁得起、便叫李銘你過來、又教

銘

親自告訴你爹、你只顧躲着怎的、自古醜媳婦免不得

見公婆、那李銘站在桶子邊、低頭斂足、就似僻廳鬼兒一

般

肖與前在桶子傍  
直塑塑站着遙對

看着二人說話聽得伯爵叫他連忙

走進去跪着地下、只顧磕頭說道、爹再訪、那邊事小的但

有一字知道、小的車碾馬踏、遭官刑操死、爹從前已往天

高地厚之恩、小的、一家粉身碎骨、也報不過來、不爭今日

臨小的惹的同行、人耻笑、他也欺負小的、小的再向那里



尋個主兒說畢號淘痛哭哭得妙跪在地下只顧不起來伯

爵在傍道罷麼哥也是看他一場大人不見小人之過休

說沒他不是就是他有不是處他既如此你也將就可恕

他罷再入情分語又叫李銘你過來自古穿青衣抱黑柱你爹

既說開就不惱你了你往後也要謹慎些真是活跳的伯爵李銘

道二爹說的是知過必改往後知道了西門慶沉吟半晌

便道既你二爹再三說我不惱你了起來答應罷伯爵道

你還不快磕頭哩那李銘連忙磕個頭立在傍邊伯爵方

纔令應保取出五個請帖兒來遞與西門慶道二十八日

小兒滿月請列位嫂子過舍光降光降西門慶看畢教來



安兒連盒兒送與大娘、瞧去、管情後日去不成、寫出大老

官實和你說明、日是你三娘生日、家中又是安郎中擺酒、二十八日、他又要看夏大人娘子去、如何去的、成伯爵道、哥殺人哩、嫂子不去、滿園中菓子兒、再靠着誰哩、我就親自進屋裏請去、少頃、只見來安拿出空盒子來了、大娘說、多上覆知道了、伯爵把盒兒遞與應保接去、笑了道、哥你就哄我起來、若是嫂子不去、我就把頭磕爛了、也好交請嫂子走走去、西門慶教伯爵你且休去、等我梳起頭來、咱每吃飯說畢、入後邊去了、這伯爵便向李銘道、如何、剛纔不是我這般說着、他甚是惱你、他有錢的性兒、隨他說幾



句罷了、常言、嗔拳不打笑面、如今時年、尚个奉承的、可拿

着大本錢、做買賣、還帶三分和氣、可你若撐硬船兒、誰理

你、可全要隨機應變、似水兒活、纔得轉出錢來、你若撞東

牆、別人吃飯飽了、你还忍餓、又總伯爵一生爲人、你答應他幾年、还

不知他性兒、明日交你桂姐、赶熱脚兒來、兩當一、就與三

娘做生日、就與他陪了、收李銘蓋就兒來、一天事都了了、爲收桂姐

也明眼人自知李銘道、二爹說的是、小的到家過去、就對三媽說、

說着、只見來安兒放桌兒、說道、應二爹請坐、爹就出來、不

一時、西門慶梳洗出來、陪伯爵坐的、問他、你連日不見老

孫祝麻子、得意事時伯爵道、我令他來、他知道哥惱他、我



便說還是哥十分情分看上顧下那日蜚蟲螞蚱一例撲  
 了去你敢怎樣的他每發下誓再不和王家小廝走說哥  
 昨日在他家吃酒來他每也不知道西門慶道昨日他如  
 此這般置了一席大酒請我拜認我做乾老子吃到二更  
 來了他每怎的再不和他來往只不子碍着我的事隨他  
 去我管他怎的我不真是他老子管他不成得意語正是  
喜其爲他老  
 子之伯爵道哥這話說絕了他兩個一二日也要來與你  
 服个礼兒解釋解釋西門慶道你教他只顧來平白服甚  
 礼一面來安兒拿上飯來無非是炮烹美口餚饌西門慶  
 吃粥伯爵用飯吃畢西門慶問那兩個小優兒來了不曾



來安道來了這一日了西門慶叫他和李銘一答兒吃飯  
一個韓佐一個邵謙向前來磕了頭下邊吃飯去了良久  
伯爵起身說道我去罷家裏不知怎樣等着我哩小人家  
兒幹事最苦從炉臺底下直買到堂屋門首那些兒不要  
買西門慶道你去幹了事晚間來坐坐與你三娘上壽磕  
個頭兒也是你的孝順伯爵道這個已定來還教房下送  
人情來說畢一直去了正是

酒深情不厭

知己話偏長

莫負相欽重

明朝到草堂



第七十三回

夫吹簫之憶直追至內至乞恩時故金蓮不賣也

玉樓生日自掃雪後一寫至此又一寫蓋言去年在  
開顏色改今年花開復誰在也。又是前後章法

新試白綾帶已爲後文一死作地而不憤憶吹簫之  
後金蓮復來蓋又爲撒潑一回作引總之自瓶兒死  
後至此後撒潑總寫金蓮之肆志得意以取辱也

玉簫留菓子。蓋爲下文過舌地也。

此回方將寫玉簫一人之意說出。蓋書童附瓶兒而  
私玉簫。然則玉簫又銀瓶之對。且玉簫爲西門傳遞



消息之人。今加一憶字。則水流花謝。天上人間。已有無窮之感。已將上文無數用玉簫處。一結下文。即用玉簫。皆吹落梅花。吹散殘春。非復如上文之吹開消息。故用一憶吹簫看者。止知復點瓶兒。不知却是結束玉簫。不然玉簫乃特上用筆寫出之人。與春梅同例。齊等。不一結束。豈成筆墨有此一結。後文便可輕輕收拾于翟管家宅內去。不嫌簡畧。不然後文寫春梅好。還是收拾玉簫好。此文字苦心處。無如人盡理沒他也。

以上凡寫金蓮淫處。與其輕賤之態處。已極。不爲作



者偏能描魂捉影。又在此一回內寫其十二分淫。百二十分輕賤。真是神工鬼斧。真令人不能終卷再看也。如把手在臉上。這點兒。那點兒。羞他。又慌的走不迭。又藏在影壁後。黑影裡。悄上。听覷。又點着頭兒。又云。這個我不敢許。真是淫態可掬。令人不耐看也。文字至此化矣哉。

不憤憶吹簫。却用几番描寫。唱集賢賓時。一番描寫西門吃酒進來。金蓮听覷。一番描寫西門前邊去。金蓮後來。又一番描寫。極力將金蓮寫得暢心快意之甚。驕極。滿極。慳極。浮極。下文一激便撒潑。方和身皆



出活跳出來也。文人思筆如此細心費力。千古知心  
却問誰哉。我不覺爲之大哭。十日百于日不歇。然而  
又大笑不歇也。

玉簫轉子兒。正是結出。此回特爲玉簫結文。不爲瓶  
兒明眼人自知。後用玉樓不許玉簫近前。又是作者  
特重玉樓以觀金蓮處。又自言結住玉簫不寫也。

此回特寫春梅與西門一宿。與收春梅文字一映。爲  
後文之春梅出落。春信又結西門慶之春梅也。夾叙  
秋菊以與上無數打秋菊一總。爲含恨地也。總之此  
回俱是照後作結的文字。看他一路寫去。有心者自



見也

五戒轉世又是西門轉世之影看他有一語空間無謂之文乎

梵僧藥又加白綾帶已極淫慾之事不爲下文更有頭髮托子在也文字必用十二分滿足寫法

寫生處只在一二語看他寫金蓮狂淫止用兩手按着他肩膊一舉一坐便使狂淫人已活現與品玉文中提的龜頭刮荅刮荅怪响一語活現皆一樣筆法也

此回用伯爵說吳大舅爲都根主子已爲後西門死



伯爵囑敬濟語作照

金蓮說孟三姐好日子不該唱離別之詞。又是作者明點此回玉樓生日。爲收煞之文也。

數菓子。又爲打迎兒數角子遙對。總是收煞之文。內云去年玉樓生日。還有瓶兒不知明年玉樓生日。已無西門止有敬濟酒醉作鬧。以反照二十一回內玉樓生日信乎作者以玉樓綱紀衆人也。以玉樓生日起結諸回文字也。須放眼看之。



第七十三回

潘金蓮不恨張以蕭

西門慶新試白綾帶

詞曰

喚多情憶多情誰把多情喚我名喚名人可憎○  
為多情轉多情死向多情心不平休教情重輕

右調長相思

話說應伯爵回家去了西門慶就在藏春塢坐着看泥水  
匠打地炕牆外燒火安放花草庶不至煤烟薰觸蓋為春  
梅一透  
消息豈聞筆  
寫閒事也忽見平安拿進帖見稟說帥府周爺差人送

分資來了盒內封著五封分資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劉



薛二內相每人五星粗帕二方奉引賀敬。此十弟兄分資何如西門

慶令左右收入後邊拿回帖打發去了。且說那日楊姑娘

與吳大妗子潘姥七坐轎子先來了。然後薛姑子大師父

王姑子并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并郁大姐都買了盒兒

來與玉樓做生日。玉樓生日起掃雪以後熱事方濃月娘

在上房擺茶眾姊妹都在一處陪待須臾吃了茶各人取

便坐了。先將衆人一潘金蓮想着要與西門慶做白綾帶

兒即便走到房裡拿過針線匣揀一條白綾兒將磁盒內

顫聲嬌藥末兒裝在裏面周圍用倒口針兒撩縫的甚是

細法。此際芳心預備晚夕要與西門慶雲雨之歡不想薛



姑子驚地進房來送那安胎氣的衣胞符藥與他

滿語爲後作地

這婦人連忙收過

寫出私心

一面陪他坐的薛姑子見

左右無人便悄悄遞與他說道你揀個壬子日空心服到

晚夕與官人在一處管情一度就成胎氣

越滿許越令後文不能寧耐也

你看後邊大菩薩也是貧僧替他安的胎今已有了半肚

子了我還說個法兒與你縫個錦香囊我書道朱砂符兒

安在裡面帶在身邊管情就是男胎好不准驗

更妙總是故作滿語

這婦人聽了滿心歡喜一面接了符藥藏放在箱內拿過

曆日來看二十九日是壬子日于是就擇了三錢銀子送

與他

是金蓮出手

說這個不當什麼拿到家買菜吃等坐胎之



時我尋疋絹與你做衣穿

與月娘對照金蓮可矣月娘愈覺不堪

薛姑子道

菩薩快休計較我不相王和尚那樣利心重

錯詞總是現身說法故能

人妙前者因過世那位菩薩念經他說我挽了他的主顧好

不和我嚷鬧到處拿言語喪我我的爺隨他墮業

責人甚明我

不與他爭執我只替人家行好事救人苦難

自己之孽婦

人道薛爺你只行你的事各人心地不同我這勾當你也

休和他說

不是瞞他正是瞞月娘也

薛姑子道法不傳六耳我肯和他

說去年爲後边大菩薩喜事他还說我背地得多少錢

了一半與他總罷了

補出

一個僧家戒行也不知利心又

重

自道

得了十方施主錢糧不修功果

自道

到明日死後



披毛戴角還不起出  
說了回話婦人叫春梅看茶與

爺吃那姑子吃了茶又同他到李瓶兒那邊添了靈點明

文照方歸後邊來約後晌時分月娘放桌兒炕屋裡請衆

堂客并三個姑子坐的先一叙在安頓三姑子大姑子楊姑娘也又在明間內

放八仙桌兒鋪着火盆擺下案酒與孟玉樓上壽方是不

一時瓊漿滿泛玉尊高擎孟玉樓打扮的粉粧玉琢二月春光

呼喚欲動先與西門慶遞了酒然後與衆姊妹叙禮安席而坐

陳敬濟和大姐又與玉樓上壽行禮畢與玉皇廟中來醉後行禮明等自是

不就在傍邊坐下厨下壽麪點心添換一齊拿上來衆人

繼吃酒只見來安拿進盒兒來說應保送人情來了西門



慶叫月娘收了就叫來安送應二娘帖兒去就請你應二

爹和大舅來坐坐我曉的他娘子見明日也是不來請你

二爹來坐坐罷改日回人情與他就是了來安拿帖兒同

應保去了西門慶坐在上面不覺想起去年玉樓上壽還

又是將玉樓兩個生日一齊

有李大姐今日妻妾五個只少了他姦不得心中痛酸眼

中流淚

文字真是杓水不漏又是刺骨寫出

不一時李銘和兩個小優兒進

來了月娘分付你會唱比翌成連理不會

月娘亦驕極矣滿極矣南瓦金

鉤將西斜之兆已見于此却是不知有癩兒死者然則牆

頭物已盈囊樓下物又封鎖今日又暢極矣寫此一曲與

憶吹簫反照正是韓佐道小的記得總待拿起樂器來彈

刻骨寫月娘好處

唱被西門慶叫近前分付你唱一套憶吹簫我聽罷

月娘方云



此登西門乃憶吹簫眼  
兩個小優連忙改調唱集賢寶意  
中亦不知有月娘在者

吹簫王人何處也唱了一回唱到他爲我腿湘裙杜鵑花

上血

下一路細點此曲如梅花亂落

潘金蓮見唱此詞就知西門慶念思

李瓶兒之意及唱到此句在席上故意把手放在臉兒上

這點兒那點兒羞他

淫態月娘不爭而金蓮爭又奇

說道孩兒那里猶

八戒走在冷舖中坐着你怎的醜的沒對兒一個後婚老

婆又不是女兒那里計杜鵑花上血來

放倒自巳說入好個沒羞

的行貨子西門慶道怪奴才聽唱罷麼我那里曉得什麼

單管胡枝扯葉的只見兩個小優又唱到一個相府內懷

春女忽刺八拋去也我怎肯恁隨邪又去把牆花亂折那



西門慶只顧低着頭留心細聽

刺骨相思曲上寫出

須臾唱畢這潘

金蓮就不憤他兩個在席上只顧拌嘴起來

撫

一月娘有些

看不上便道六姐你也耐煩兩個只顧強什麼楊姑奶奶

和他大姪子去在屋裡冷清清的沒個人兒陪他你每着

兩個進去陪他坐坐兒我就來

可知炕屋安棹是安頓當教人却又借此一頓

下金蓮和李嬌兒就往房裡去了不一時只見來安來說

應二娘帖兒送到了二爹來了大舅便來西門慶道你對

過請溫師父來坐空因對月娘說你分付厨下拿菜出來

我前邊陪他坐去又叫李銘你往前邊唱罷

有春梅向日罵意在內

李銘即跟着西門慶出來到西廂房內陪伯爵坐的又謝



他人情明日請令正好反來走走伯爵道他怕不得來家  
 下没人良久溫秀才到作揖坐下伯爵舉手道早辰多有  
 累老先生溫秀才道豈敢吳大舅也到了相見讓位畢一  
 而琴童兒秉燭來四人圍煖炉坐定來安拿春盛案酒擺  
 在桌上伯爵灯下看見西門慶白綾襖子上罩着青段五  
 彩飛魚蟒衣張爪舞牙頭角崢嶸楊鬚鼓鬣金碧掩映蟠  
 在身上極力描說了一跳寫盡小人身分問哥這衣服是那裏的西  
 門慶便立起身來笑道又寫盡小人身分你每瞧上此句是猜是  
 那裏的此句又伯爵道俺每如何猜得着西門慶道此是  
 東京何太監送我的好菜耀我在他家吃酒因害冷他拿出



這件衣服與我披這是飛魚因朝廷另賜了他蟒龍玉帶

他不穿這件就送我了

送了奇甚奢僭至此書亦不能細爲點出矣

此是一個

大分上

足一句

伯爵極口誇道這花衣服少說也值幾個錢

兒此是哥的先兆

此句是一意言將必寔受穿此也

到明日高轉做都督

上愁沒玉帶蟒衣何況飛魚只怕穿過界兒去哩

更妙此又是一

意言將來尚不止穿此也小人如画

說着琴童安放鍾筋拿酒上來李銘在

面前彈唱伯爵道也該進去與三娘遞杯酒兒纔好如何

就吃酒西門慶道我兒你既有孝順之心往後邊與三嫂

盪個頭兒就是了說他怎的伯爵道盪頭到不打緊只怕

惹人議論我做大不尊到不如你替我磕個兒罷被西門



慶向他頭上打了一下罵道你這狗材單管恁沒大小伯爵道有大小到不叫孩兒們打了戲處是生日酒故妙兩個戲說了一回琴童拿將壽麪來西門慶讓他三人吃自己因在後邊吃了就遞與李銘吃那李銘吃了又上來彈唱伯爵叫吳大舅分付曲兒叫他唱大舅道不要索落他隨他揀熟的唱罷西門慶道大舅好呀瓦盆兒這一套一面令琴童斟上酒李銘于是箏排雁柱欵定冰絃唱了一套叫入對景無言終日減芳容心事却俱是冷調下邊去了只見來安上來稟說厨子家去請問爹明日叫几名答應西門慶分付六名厨役二名茶酒上筵共五桌俱要齊備來安應諾去了



吳大舅便問姐夫、明日請甚麼人、西門慶悉把安郎中、作東請蔡九知府說了、吳大舅道、旣明日大巡在姐夫這裏吃酒、又好了、西門慶道、怎的說、吳大舅道、還是我修倉的事、要在大巡手裡題本、望姐夫明日說上、叫他青目青目、到年終考滿之時、保舉一二、就是姐夫情分、西門慶道、這不打緊、大舅明日寫便履歷揭帖來、等我取便和他說、大舅連忙下來打恭、伯爵道、老舅你老人家放心、你是個都根主子、已爲吳大舅出落一番、以便後文死時用他也、不替你老人家說、再替誰說、管情消不得吹噓之力、一箭就上垛前邊吃酒、到二更時分散了、西門慶打發李銘等出門、就分付明日俱早來。



伺候李銘等應諾去了。小廝收家伙進去上房內，擱着一  
 屋裡人總又一聽見前邊散了，都往那房裡去了。方過入  
 說金蓮只說往他屋裡去，慌的往外走不迭。寫生有心不  
 想西門慶進儀門來了，他便藏在影壁邊黑影兒裏。一影  
 娘燒香，西門站立，蕙蓮蒙愛，又站立，獨玉樓兩次生日，却  
 用金蓮兩次站立，此處夫西門站立，所以醜月娘也蕙蓮  
 站立，所以警瓶兒言蕙蓮如此老到，周密，猶為潛踪者所  
 察，况瓶兒之疎畧乎？至金蓮兩次立，此皆是玉樓生日作  
 者，蓋言生也不長，每逢此等人當路而立，使我儿乎不生  
 蓋此意也。試將掃雪後玉樓生日文字合此，月玉樓生日  
 文字比類一觀，便知用筆深意。故此書豈可使粗心人看也  
 看着西門慶進入上房，悄悄走來，窺下听覷。為後文洵氣作引  
 只見玉簫站在堂屋門首，說道：「五娘怎的不進去？」又問：「姥上怎的不見？」  
 處上点玉簫金



蓮道老行貨子

娘母面云行貨奇絕

他害身上疼往房裡睡去了良

久只听月娘問道你今日怎的叫恁兩個新小忘八子唱

又不曾唱只一味三弄梅花玉樓道只你臨了叫他唱鴛

央浦蓮開

鴛浦蓮開非復蘭塘旧事矣

他總依了你唱好兩個猾小忘

八子不知叫什麼名字一日在這裡只是頑耍西門慶道

一個叫韓佐一個叫邵謙月娘道誰曉的他叫什麼謙兒

李兒不防金蓮躡足潛踪進去立在爇炕兒背後忽說道

你問他正景姐上分付的曲兒不叫他唱平白胡枝扯葉

的叫他唱什麼憶吹簫文使的小忘八子亂騰上的不知

依那個的是

典上文金蓮理不憤語一氣接

玉樓咂了一舌



祖回頭看見是金蓮、

此處玉樓胆心又覩金蓮撒潑

便道這個大了頭你

在那里來、猛可說出話來倒唬我一跳、單愛行兇路兒、你

從多咱、走在我背後、小玉道、五娘在三娘背後好少一回

兒、搥爲後文下線也

金蓮點着頭兒、

又是一樣淫態

向西門慶道、哥兒、你

膿着些兒罷了、你那小見識兒、只說人不知道他是甚相

府中懷春女、他和我都是一般的後婚老婆、

又一提出寫不憤是不憤

什麼他爲你褪湘裙、杜鵑花、吐血、三四官、唱兩個喏、誰見

來、孫小官兒問朱吉、別的都罷了、這個我不敢許、

淫態可掬

是你對人說的、自從他死了、好應心的菜兒、也沒一碟子

兒、沒了王屠、連毛吃猪、你日逐只睬屎哩、俺們便不是上



數的可不着你那心罷了、一个大姐上、這般當家立紀、也

扶持你不過來、又聳湧、可、可、見只是他好、不憤、他死、你怎

的不拉住他、當初沒他來時、你怎的過來、如今就是諸般

兒、稱不上你的心了、題起他來、就疼的、你這心裡、格地、

的、拿別人當他、借汁兒下麪、也喜欢的、你要不的、只他那

屋裡水好吃麼、不憤處、又在此、然則說、癡兒處、是暢說如意處、乃現前真階也、月娘道、好

六姐、常言道、好人不長壽、禍害一千年、月娘亦爲所動、是月娘自己深心

自古、鑒的不圓、砍的圓、你我本等是選貨、應不上他的心

隨他說去罷子、金蓮道、不是咱不說他、上說出來的話、灰

人的心、只說人憤、不過他、那西門慶、只是笑罵道、怪小淫

人、



婦兒胡說了，你我在這裡說這個話來，金蓮道：「還是請黃」

尚官，那日你没對着應二和溫蠻說，是金蓮不是月娘，若

不說怪不的，你老婆都死絕了，就是當初有他在，也不怎

麼的，到明日再扶一個起來，和他做對兒就是了，又說到如意總

是是，見死是一大快，如意寵又是一賊，沒廉耻，撒根基的

夫不快，故絮叨叨，有許多說話也，貨說的西門慶急了，跳起來，趕着拿靴腳踢他，那婦人奪

門一溜烟跑了，走處是最這西門慶趕出去，不見他，只見

春梅站在上房門首，就一手搭伏春梅肩背，往前邊來，寫

母子一時得意處如畫月娘見他醉了，巴不的打發他前邊去睡，要

听三個姑子宣卷，于是叫小玉打個灯笼，送他前邊去，金



蓮和王簫站在穿廊下黑影中

又寫玉簫。○夫立影其已當門矣。今古穿廊下且

入室矣。總是痛恨不辰。生于淫邪在座之日也。

西門慶沒看見，逕走過去。玉簫向

金蓮道：「我猜爹官情向娘屋裡去了。」金蓮道：「他醉了，快癸。」

訕得意語。

繇他先睡，等我慢上進去。

今而後左顧右盼再無六娘房可以邀之而去。

笑然而如意，雖在亦料其不敢爭衡。故此這玉簫便道：「娘一時得意極矣，爲下文誤王子日作反對。」

你等上我取些菓子兒，稍與姥上吃去。

三章約中一則也。

于是走

到床房內，拿些菓子遞與婦人。婦人接的，袖了一直走到

他前邊，只見小玉送了回來，說道：「五娘在那邊來，爹好不

尊五娘。」金蓮到房門首，不進去，悄上向窓眼望裡張觀看。

見西門慶坐在床上，正樓着春梅，做一處頑耍。

春梅發動矣。恐



怕攪擾他，連忙走到那邊屋裡，將菓子交付秋菊，因問媽

姥睡沒有。秋菊道：睡了一大回了。金蓮囑付他：菓子好生

收在揀粧內，又復往後邊來。只見月娘、李嬌兒、孟玉樓、西

門大姐、大妗子、楊姑娘并三個姑子，帶兩個小姑子，坐了

一屋裡人。又一總蓋寡金蓮今日得意殺也。薛姑子便盤膝坐在月娘炕

上。雪滿小四花事關珊矣。當中放着一張炕桌兒，炷了香，衆人都圍

着他，听他說佛法。只見金蓮笑掀簾子進來。使人間想又竿舊事爲之

笑。月娘道：你惹下禍來，他往屋裡尋你去了。你不打發他

睡，如何又來了？我還愁他到屋裡裏打你。月娘又是不見此日金蓮

蓮，笑道：你問他敢打我不敢。自云非復向日之金蓮矣。月娘道：你頭裡



話出來的武緊了，他有酒的人，一時急得惱了，不打你打

狗不成，俺每倒替你捏兩把汗。原來你到這等潑皮。後文卿試

一試，金蓮道：「他就惱，我也不怕他，看不上那三等兒。」何如做

的，自誇正景姐上公付的曲兒，不叫唱。又奉承月娘且東溝翠

西溝，霸唱他的心事，就是今日孟三姐的好日子，也不該

唱這離別之詞。再挑玉樓却是人也不知死到那里去了

偏有那些佯慈悲、假孝順。得意殺矣，看者須看此目得意殺之金蓮，庶知下文撒潑之金

蓮方不爲我是看不上大妗子道：「你姐妹每乱了這一回，唐突寫也

我還不知因爲什麼來姑夫好上的進來坐着怎的又出

去了。又借人月娘道：「大妗子，你還不知道那一回因想起



李大娘來說年時孟三姐生日還有他今年就沒他落了  
 几點眼淚叫小優兒唱了一套憶吹簫王人兒何處也這  
 一个就不憤他唱這詞剛纔搶白了他爹几句搶白的那  
 个急了趕着踢打這賊就走了楊姑娘道我的姐你隨  
 官人叫他唱罷了又搶白他怎的局外人想必每常見姐  
 姐每都全上見的今日只不見了李家姐上漢子的心怎  
 麼不慘切个兒又借一人孟王樓道好奶上若是我每誰噴  
 他唱俺這六姐上平昔曉的曲子裡滋味見那个誇死了  
 的李大姐比古人那个不如他又怎的兩個相交情厚又  
 怎麼海誓山盟你爲我上爲你這個牢成的又不服氣只



顧拿言語擔白他、整廝乱了這半日、總是層上繡染爲得意殺金蓮出落也

楊姑娘道我的姐上、原來這等聰明、月娘道他什麼曲兒

不知道、但題起頭兒、就知尾兒、相我每叫唱老婆和小優

兒來、只曉的唱出來就罷了、偏他又說那一段兒唱的不

是了、那一句兒唱的差了、又那一節兒稍了、但是他爹說

出个曲兒來、金蓮出身自見益爲王招宣定案也就和他白搽白乱、必須搽

惱了纔罷、月娘夢上西門固未常惱也孟王樓在旁邊戲道、姑奶上你

不知我三四胎兒、只有了這個丫頭子、這般精靈古怪的

金蓮笑向他打了一下、說道我到替你爭氣、你到沒規矩

起來了、楊姑娘道姐上、你今後讓官人一句兒罷、常言一



夜夫妻百夜恩相隨百步也有个徘徊之意一个熟矣

人兒指頭兒似的少了一个有个不想不疼不題念的又

六房的笑金蓮道想怎不想也有个常時兒一般都是你

的老婆做什麼抬一个滅一个只嗔俺們不替他戴孝他

又不是婆上胡亂帶過斷上罷了只顧帶几時易明百日西門死期

至矣蓋瓶之馨楊姑娘道姐上每見一半不見一半兒罷

大妗子道好快斷上過了這一向又早百日來了楊姑娘

問几時是百日月娘道還早哩臘月二十六日王姑子道

少不的念个經兒月娘道挨年近節念什麼經他爹只好

過年念罷了說着只見小玉捧上一道茶來每人一盞須



與吃畢月娘洗手香炉中炷了香听薛姑子講說佛法薛

姑子就先宣念偈言講了一段五戒禪師破戒戲紅蓮方

子轉世爲東坡佛法此書內入東坡奇絕又是幻化一影講說了良久方罷

只見玉樓房中蘭香拿了兩盒細巧素菜菓碟茶食點心

來收了香炉擺在桌上又是一壺茶與衆人陪三个師父

吃了然後又拿葷下飯來打開一罈麻姑酒衆人圍炉吃

酒月娘便與大妗子擲骰搶紅金蓮便與李嬌兒猜枚玉

肖在後邊斟酒便替金蓮打桌底下轉子兒易玉肖總爲後文描寫然

此回總寫撒潑作引也須臾把李嬌兒贏了數杯玉樓道等我和

猜你只顧贏他罷却要金蓮拿出手來不許褪在袖子裡



又不許玉簫近前

怕玉簫不消金蓮作者自負氣不屈處

一連反贏了金蓮

几大鍾金蓮坐不住去了到前边叫了半日角門纔開只

見秋菊揉眼婦人罵道賊奴才你睡來秋菊道我沒睡婦

人道見睡起來你哄我你到自在就不說往後來接我接

兒去因問你爹睡了秋菊道爹睡了這一日了婦人走到

炕房裡樓起裙子來就在炕上烤火婦人要吃茶秋菊連

忙到了一盃茶來婦人道賊奴才好乾淨手兒我不吃這

陳茶熬的怪泛湯氣你叫春梅來叫他另拿小銚兒頓些

好甜水茶兒多着些茶葉頓的苦澀我吃秋菊道他在

那边床房裡睡哩等我叫他來婦人道你休叫他且叫他



睡罷這秋菊不依走在那邊屋裡見春梅搖在西門慶脚

頭睡得正好被他搖推醒了

此處是寫含悵影子蓋道娘

寡秋菊非單寡春梅也

來了要吃茶你還不起來哩這春梅噙他一口罵道見鬼

的奴才娘來了罷了平白唬人刺七的

此處亦是後一面

含恨影子

起來慢條廝禮撒腰拉袴走來見婦人只顧倚着炕兒揉

眼

是寫婦人來遲夜深非描美人春睡圖也婦人夜深來遲便是令其得意殺也

婦人反罵秋菊

恁奴才你睡的甜上兒的把奴叫醒了

總是夜深語

因叫他你

頭上汗巾于跳上去了還不往下扯上哩又問你耳聒上

墜子怎的只帶着一隻這春梅摸了摸果然只有一隻便

點灯往那邊床上尋去尋不見良久不想落在那脚踏板



上拾起來

其淫情可想又

婦人問在那里來春梅道都是

他失驚打怪叫我起來吃帳鉤子抓下來了總在踏板上

拾起來婦人道我那等說着他還只當叫起你來春梅道

他說娘要茶吃來婦人道我要吃口茶兒嫌他那手不乾

淨這春梅連忙昏了一小銚子水坐在火上使他過了些

炭在火內須臾就是茶湯滌盞乾淨濃上的點上去遞與

婦人婦人問春梅你爹睡下多大回了春梅道我打發睡

了這一日了

如何打發金蓮親

問娘來我說娘在後邊還

未來哩這婦人吃了茶因問春梅我頭裡袖了幾個菓子

和蜜餞是玉簫與你姥姥吃的交付這奴才接進來你收



了又頓春梅道我沒見他知道放在那里婦人叫秋菊問他

菓子在那里秋菊道我放在揀粧內哩走去取來婦人數

了數兒少了一個柑子問他那里去了秋菊道我拿進來

就放在揀粧內那個害饞癆爛了口吃他不成

描寫蠢虫總爲後會

根作根

婦人道賊奴才還漲強嘴你不偷那去了我親手數

了交與你的怎就少子一個原來只孝順了你叫春梅你

與我把那奴才一边臉上打與他十個嘴巴子春梅道那

賸臉彈子倒沒的齷齪了我的手

卿手乃至不肯打其婦臉其相去爲何如

人道你與我拉過他來春梅用雙手推額到婦人跟前婦

人用手擰著他腮頰罵道賊奴才這個柑子是你偷吃了



不是你實實說了我就不打你不然取馬鞭子來我這一  
 旋剝就打個不數我難道醉了說不醉正是醉我難道醉

你偷吃了一徑裡鬼混我因問春梅我醉不醉問人却是

那春梅道娘清省自醒那討酒來娘不信只拘他袖子怕

不的還有柑子皮兒在袖子裡哩高金蓮一籌在此婦人

于是扯過他袖子來用手去拘秋菊慌用手撒着不叫拘

画春梅一面拉起手來画果然掏出些柑子皮兒來被婦

人儘力臉上擗了兩把打了兩下嘴巴罵道賊奴才你諸

般兒不會相這說舌偷嘴吃偏會真賤實犯拿住你还賴

那個我如今茶前酒後且不打你到明日清省自醒和你



筭帳

上云難道醉了我醉不醉此云到明日清省自醒然則又明知是醉寫醉人便活是醉人醉話又話是醉

話故

春梅道娘到明日休要與他行行忽忽的好生旋剝

了叫個人把他實辣辣打與他幾寸板子叫他忍疼也恨

怕些甚麼鬪猴兒似湯那幾棍兒

高金蓮一籌處又在他此雪娥能不膽落乎

纔不放在心上那秋菊被婦人擰得臉脹腫的谷都着嘴

往厨下去了

春梅處處伏爲秋菊亦處處伏寫總爲後交作引

婦人把那一個柑

子平分兩半又拿了些蘋菓在榴遞與春梅說道這個與

你吃把那個留與姥姥吃這春梅也不睜接過來似有如

無掠在抽替內婦人把蜜餞也要分開春梅道娘不要分

我懶得吃這甜行貨子

爲春梅處上高金蓮一籌

留與姥姥吃罷以此



婦人不分都留下了婦人走到桶子上小解了

酒醉又是

將上床也

叫春梅掇進坐桶來澡了牝

是將有事于床上者

又問春梅這

咱天有多時分了春梅道睡這半日也有三更了

將半夜一

提

婦人摘了頭面走來那边床房裡見桌上銀灯已殘從

新剔了剔

是殘夜情景是半日說話來

向床上看西門慶正打鼾睡于

是解鬆羅帶銀褪湘裙

可有桂腸血乎

上床鑽入被窩裡與西門

慶並枕而臥睡下不多時向他腰間摸他那話弄了一回

白不起

白不起是婦人心中三字

原來西門慶與春梅纏行房不

春梅

在西門家惟此回寫其淫事而亦止此一句

那話綿軟

急切捏弄不起來這婦人酒在腹中慾情如火蹲身在被



底把那話見用口吮咂挑弄蛙口吞裏龜頭只顧往來不

絕

爲後文喪命  
漸漸一引

西門慶猛然醒了便道怪小淫婦兒如何

這咱纔來婦人道俺每在後邊吃酒孟三兒又安排了兩

大方盒酒菜郁大姐唱着俺每猜枚擲骰兒又頑了這一

日被我把李嬌兒贏醉了落後孟三兒和我五子三猜俺

到輸了好幾鍾酒你到是便宜睡這一覺兒來熬我

可以不必

受

你看我依你不依

西門答云看我依你不依奈何

西門慶道你整治那

帶子有了婦人道在褥子底下不是一面探手取出來與

西門慶看了替他紮在塵榻根下繫在腰間拴的緊上的

又問你吃了不曾西門道我吃了

總爲後文逢

須臾那話吃婦



人一壁廂弄起來只見奢稜跳腦挺身面舒舒身也比尋

常更舒半寸有餘婦人扒在身上婦人龜頭昂大雨手搨

着牝戶往裡放須臾笑人牝中所云笑者半日而忽然入

而面坐下突然到地之去之辭又婦人在上一入

門慶亦扳抱其腰在上只顧揉搓上云突入蓋已到地此

括子隔着之處今雖綾帶可進亦云揉搓即金蓮所云被

也只顧揉搓者蓋不至一絲不進不止也那話漸沒至根

婦人叫西門慶達達你取我的挂腰子墊在你腰底下正

只顧揉搓這西門慶便向床頭取過他大紅綾抹胸兒四摺

墊起墊着腰婦人在他身上馬伏着所云揉搓那消幾揉

那話盡人亦是揉搓婦人道達上你把手摸七都全放進



去了、撐的裡頭滿滿兒的、你自在不自在、

反問人可想亦如問我醉不醉

者夫我醉不醉我不知人自在不自在已反欲知之妙

西門慶用手摸上見盡沒至

根間不容髮止剩二卵在外

帶子亦在內矣

心中覺翁翁然暢美

不可言婦人道好急的慌只是寒冷自不得拿灯兒照着

幹赶上上夏天好

直映後文龍溪去矣故云赶上上夏天

因問西門慶說道

這帶子比那銀托子好不好又不格的陰門生痛的又長

出許多來你不信摸摸我小肚子七八頂到奴心

深淺自知是到

心其差二三分矣

又道你樓着我等我一發在你身上睡一覺

恐誤

和尚行脚奈何

西門慶道我的兒你睡達達樓着那婦人把舌頭

放在他口裡含着、一面朦朧星眼、欵抱香肩、睡不多時、



不多時也急禁那慾火燒身勞心撩亂于是兩手按着他

肩膊一舉一坐神化抽徹至首復送至根婦人叫親心肝

句罷了句六見句的句死了句一路不接續語神化之極

送時往來抽捲又三百回比及精洩婦人口中只叫我的

語也婦人至此勢一面把奶頭叫西門慶

親達達把腰扳緊了不容已矣

咂淫極不覺一陣昏迷淫水泄下婦人心頭小鹿突上的

跳作者何處得知可登時四肢困軟香雲撩亂淫婦那話

洩出來猶剛勁如故已過下婦人用帕抹之說道我的達

達你不過却怎磨的西門慶道等睡一覺來再耍罷婦人

這我的身子已軟癱熱化的當下雲收雨散兩個並肩交

第一奇書

七十三回

二十一



股相與枕蓆于床上不知東方之既白正是

等閒試把銀缸照

一對天生連理人



第七十四回

此回品玉乃寫下回撒潑之由然寔起于一皮襖去  
皮襖乃瓶兒之衣也金蓮淘氣終由瓶兒之衣然則  
瓶兒雖死作者猶寫已死之瓶兒爲金蓮作對也  
月娘教桂姐郁二姐申二姐到瓶兒房中去後又教  
出來則其羞變成怒可知

此處寫薛姑子談經明言孝哥蓋一眼覷定一百回  
內幻化之結也

上已寫品玉此又寫偃玉却是兩樣品玉者驚喜梵  
僧之藥先品而後試之偃玉者春色很籍之至更受



不得乃偃之先試帶而後品也將與梵僧稟作遙對章法不如此不得至也

上回品玉文中寫金蓮瓶兒是一氣寫出用幾個字將諸品法寫完此回却用兩段寫中夾要皮襖一段先用按着粉頂後用一面說着四字兩個又字一個一回字臨了用口口接着都咽了便使一樣排班口底琴絃攪龜稜臉偃唇裏之法却犯手寫來不見一毫重複又是一篇絕世妙文作者心孔吾不如其幾百千竅方能如此也



第七十四回

潘金蓮香腮偎玉

薛姑子佛口談經

詩曰

富貴如朝露

交游似聚沙

不如竹窓裏

對卷自趺跏

靜慮同聆偈

清神旋煮茶

惟憂曉雞唱

塵裏事如麻

話說西門慶接抱潘金蓮一覺睡到天明婦人見他那話

還直豎一條棍相似便道達達你饒了我罷我來不得了

待我替你咂咂罷

如此過入品玉又與

西門慶道怪小淫



婦兒你若啞的過了是你造化恐金蓮云反不造化這婦人真个蹲

向他腰間按着他一隻腿用口替他吮弄那話吮勾一个

時分精還不過西門慶用手按着粉項往來只顧沒稜露

腦搖撼寫生那話在口裡吞吐不絕挿拽的婦人口边白沫

橫流殘脂在莖又是一樣品法却是在西門边寫來天品王文字乃寫西門一边具巧滑何如其生

動爲何如又不犯打猫一字以此婦人一面問西門慶二十八日應二家

請俺每去不去西門慶道怎的不去婦人道我有椿事兒

央你依不依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你有甚事說不是婦

人道你把李大姐那皮襖拿出來與我穿了罷寫出毒心同想雪夜

吳大妗子家舉世生人當同聲一哭然後知我有衣裳之詩有深痛也明日吃了酒回來他



們都穿着皮襖只奴沒件兒穿西門慶道有王招宣府當  
的皮襖你穿就是了婦人道當的我不穿他你與李嬌兒  
去把李嬌兒那皮襖却與雪娥穿你把李大姐那皮襖與  
了我等我標上兩個大紅遍地金窄袖襯着白綾襖兒穿  
也是與你做老婆一場沒曾與了別人西門慶道賊小淫  
婦兒單管愛小便益兒他那件皮襖值六十兩銀子哩你  
穿在身上是會搖擺婦人道怪奴才你與了張三李四的  
老婆穿了左右是你的老婆替你裝門面沒的有這些吉  
兒氣兒的好不好我就不依了

是品玉時  
說的語

西門慶道你又

求人又做硬兒婦人道怪硃貨我是你房裡了頭在你眼



前服軟一面說着把那話放在臉上只顧偎提良久又吞

在口裡挑弄蛙口挑一回又用舌尖底其琴絃底

稜撓然後將朱唇裹着只顧動上的此方是在金蓮邊

力打貓一同相犯一字夫在西門也不犯奇矣乃仍西門

在金蓮邊寫依有不犯作者固以此能犯為奇也

慶灵犀灌頂滿腔春意透腦良久精來呼小淫婦兒好生

裹緊着我待過也抑知後裹不言未絕其精選了婦人一

口婦人口口接着都咽了又何如正是

日有內事迎郎意殷勤愛把紫簫吹

當日是安郎中擺酒西門慶起來梳頭淨面出門婦人還

睡在那裡便說道你趁間尋上兒出來罷

寫出雪夜吳大  
姪家安此至心



等住回你又不得閒了這西門慶于是走到李瓶兒房中  
 如子丫頭又早起來頓下茶水供養西門慶見如意兒薄  
 施脂粉長画蛾眉笑嘻嘻遞了茶在旁邊說話兒西門慶  
 一面使迎春往後邊討床房裡鑰匙去如意兒便問爹討  
 來做什麼西門慶道我要尋皮襖與你五娘穿如意道是  
 娘的那貂鼠皮襖西門慶道就是他穿去拿與他罷迎  
 春去了就把老婆搂在懷裡摸他奶頭說道我兒你雖然  
 生了孩子奶頭兒到還恁緊就兩個臉對臉兒親嘴咂舌  
 頭做一處幾傷色劍又遇如意兒道我見爹常在五娘身  
 邊沒見爹往別的房子去一路總寫金蓮迹日姪他老人  
 寵太甚爲後文地也



家別的罷了只是心多容不的人前日爹不在爲个棒槌  
好不和我大嚷了一場多虧韓嫂兒和三娘來勸開了落  
後爹來家也沒敢和爹說不知甚麼多嘴的人對他說  
爹要了我他告爹來不曾又是一番言語一人心事西門慶道他也告  
我來你到明日替他陪个礼兒便了他是怎行貨子受不  
的人个甜東兒就喜欢的嘴頭子雖利害到也沒甚麼心  
打狗蓄貓之心如意兒道前日我和他嚷了第二日爹到  
家就和我說好話說爹在他身边偏多就是別的娘都讓  
我几分你凡事只有个不瞞我上放着河水不洗船又其說蕙

蓮話  
一樣

西門慶道既是如此大家取和些又許下老婆你每



71  
晚夕等我來這房裡睡。藕斷絲連如意道爹真個來休與他每

善極

西門慶道誰哄你來正說着只見迎春取鑰匙來西

門慶叫開了床房門又開櫥櫃拿出那皮襖來抖了抖還

用包袱包了叫迎春拿到那邊房裡去如意見就悄悄向

西門慶說

悄悄二字深寫此房爲月娘據爲外府久矣

我沒件好裙襖兒爹趁

着手兒再尋件兒與了我罷有娘小衣裳兒再與我一件

兒

又爲癡兒一哭

西門慶連忙又尋出一套翠蓋段子襖兒黃綿

綢裙子又是一件藍潞紬綿褲兒又是一雙粧花膝褲腿

兒與了他老婆磕頭謝了西門慶鎖上房門就使他送皮

襖與金蓮房裡來金蓮纔起來在床上裹腳只見春梅說



如意兒送皮襖來了婦人便知其意。賊說道你教他進來

問道爹使你來如意道是爹叫我送來與娘穿金蓮道也

與了你些什麼兒沒有。瓶兒有知放聲一哭如意道爹賞了我兩件

紬絹衣裳年下穿叫我來與娘磕頭于是向前磕了四個

頭婦人道姐姐每這般却不好你主子既愛你常言般多

不得港車多不得路那好做惡人你只不犯着我上管你

怎的。我這裡還多着個影兒哩。又與對蕙蓮說一樣如意兒道俺娘

已是沒了。雖是後边大娘承攬娘在前边還是主兒早晚

望娘抬舉小媳婦敢欺心那裡是葉落歸根之處。又是蕙蓮對金

蓮語一樣可知婦人道你這衣服少不得還对你大娘說



声如意道小的前者也同大娘討來大娘說等爹開時拿兩件與你婦人道既說知罷了這如意就出來還到那邊房裡西門慶已往前廳去了如意便問迎春你頭裡取鑰匙去大娘怎的說迎春說大娘問你爹要鑰匙做什麼我也沒說拿皮襖與五娘只說我不知道大娘沒言語却說西門慶走到廳上看設席海鹽子弟張美徐順荀子孝都挑戲箱到了李銘等四名小優兒又早來伺候都磕頭見了西門慶分付打發飯與衆人吃分付李銘三個在前邊唱左順後邊答應堂客那日韓道國娘子王六兒沒來打發申二姐買了兩盒礼物坐轎子他家進財兒跟着也來



與玉樓做生日、王經送到後邊、打發轎子出去了、不一時、

門外韓大姨、孟大姑子都到了、又是傳夥計、甘夥計娘子、

崔太媳婦兒、段三姐、并賁四娘子、王六兒是尋去葉五兒是自來又自不同西

門慶正在廳上、看見夾道內、玳安領着一個五短身子、穿

綠段襖兒、紅裙子、不搽胭脂粉、兩個密縫眼兒、一似鄭愛香

模樣、花與葉同類故云似愛香模樣便問是誰、玳安道、是賁四嫂、西門慶

就没言語、又與沉吟瓶見一對針鋒往後見了月娘、月娘擺茶、西門慶

進來吃粥、遞與月娘鑰匙、月娘道、你開門做什麼、西門慶

道、潘大兒他說明日往應二哥家吃酒、沒皮襖、要李大姐

那皮襖穿、被月娘聽了一眼、說道、你自家把不住自家嘴、



頭子他死了，嘆人分散他房裡了頭

娘要劇其財物人上

房西門不依之情盡情補出蓋月娘于瓶兒之時因然又虎視者也一旦瓶兒死豈不日今而後天以此富貴我

也無如因一了頭不肯與嬌兒則月娘之意已大拂今日一觸即發中情畢露也相你這等就沒

的話兒說了直與分散了他見放皮襖不穿巴巴兒只要

這皮襖穿早時他死了他不死你只好看他眼兒罷了見瓶

不死則瓶兒之物也月娘利其死瓶兒已死月娘雖未入之子上月然因以為藏之外府即月娘之物矣固金蓮之所不許一斜視者今日分其一物月娘不便明爭則又思瓶兒未死時然則月娘說金蓮吾知其亦曾看了下百眼也

幾句說的西門慶閉口無言忽報劉學官來還銀子西

門慶出去陪坐在廳上說話只見玳安拿進帖兒說王招

宣府送禮來了西門慶問是什麼禮玳安道是賀禮一疋



尺頭一罈南酒、四樣下飯、西門慶卽叫王經拿眷生回帖、

兒謝了、賞了來人、五錢銀子打發去了、只見李桂姐門首、

下轎、保兒挑四盒禮物、跪請平安、替他抱毡包、說道、桂姨、

打來道內進去罷、廳上有劉學官坐着哩、那桂姐卽向夾

道內進去、賁四嫂終至夾道內進去桂姐又續之是二人同一次道也來安兒把盒子

挑進月娘房裡、月娘道、爹看見不曾、玳安道、爹陪着客還

沒見哩、月娘便說道、且連盒放在明間內、着一回客去了、

西門慶進來吃飯、月娘道、李桂姐送禮在這裡、是乾娘身分西

門慶道、我不知道、極月娘令小玉揭開盒兒、是乾娘身分見一

盒果餚、壽糕、一盒玫瑰糖糕、兩隻燒鴨、一副豕蹄、只見桂



姐從房內出來滿頭珠翠穿着大紅對衾兒品段裙子  
 望着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道罷了極冷又買這礼來  
 做什麼極冷月娘道剛纔桂姐我說怕你惱他不干他事  
 說起來都是他媽的不是吃虧了他那個媽却又虧殺了這個娘那日桂姐  
 害頭疼來只見這王三官領着一行人往泰玉芝兒家去  
 打門首過進來吃茶偏要吃茶想桂姐就被入驚散了桂  
 姐也沒出來見他西門慶道那一遭兒沒出來見他妙連  
 一遭兒又沒出來見他妙自家也說不過妙非後說來論  
 起來我也難管你這京人情話矣院拿燒餅砌着肉不成到處銀  
 錢兒都是一樣我也不惱得意語又是耐語那桂姐曉在  
 第一奇書



地下只顧不起來說道爹惱的是

所云自家說不過也

我若和他沾

沾身子就爛化了一個毛孔兒裡生一個天疱瘡都是俺

媽空老了一是皮幹的嚙生較個王意好的也招惹反的

也招惹平白叫爹惹惱月娘道你既來說開就是了又惱

怎的西門慶道你起來我不惱你便了

便了二字是不得已那桂姐

故作嬌態說道爹笑一笑兒我經起來你不笑我就跪一

年也不起來

總是自家說不過亦非復向目推齊香等語矣

潘金蓮在傍插口道

桂姐你起來只顧跪着他求告他黃米頭兒叫他張致如

今在這裡你便跪着他明日到你家他却跪着你你那時

却別要理他

一語直透從前又是得意語寫金蓮此時重重得意殺以爲下文一開放發地也且西門



此日亦是重重得意如先謝林氏三官認父後賁四線  
 事皆是則寫得意殺之金蓮又對照得意殺之西門見二  
 人將俱敗矣不特文字將收故繼  
 之法亦天道盈虛之理宜然也  
 把西門慶月娘都笑了  
 桂姐纔起來了只見玳安慌忙張張來報宋老爹安老爹  
 來了西門慶便拿衣服穿了出去迎接桂姐向月娘說道  
 爺噪七從今後我也不要爹了  
 待桂姐無好顏色也  
 只與娘做女兒罷  
 又自提出親  
 月娘道你的虛頭愿心  
 答其情以乞憐  
 爹一說過道過罷了  
 答其做女一句  
 前日兩遭往裡頭去沒在那  
 裡寫出桂姐道天麼天麼可是殺人爹何曾往我家里若  
 是到我家裡見爹一面沾沾身子兒就促死了娘你錯打  
 聽了敢不是我那裡是往鄭月兒家走了兩遭請了他家



小粉頭子了我這篇是非就是他氣不憤架的不然參如

何惱我

月兒自謂十分謹密桂姐却如親耳聽得

金蓮道

各人衣飯他平白怎麼架你是非

非寫金蓮呆正是連日

滋味

也桂姐道五娘你不知俺們裡邊人一個氣不憤一個

好不生分月娘接過來道你們裡邊與外邊差甚麼也是

一般一個不憤一個

一語見血故知不憤憶吹簫是伏

一個有些時道兒就要躡下去月娘擺茶與他吃不在話

下却說西門慶迎接宋御史安郎中到所上敘禮每人一

疋段子一部書奉賀西門慶見了卓席齊整甚是稱謝不

盡二不分賓主坐下吃了茶宋御史道學生有一事奉瀆



四泉今有巡撫候石泉老先生新陞太常卿學生同兩司  
作東三十日政借尊府置杯酒奉餞初一日就起行上京

去了未審四泉允否

接續而來  
簇起花樣

西門慶道老先生分付敢

不從命但未知多少卓席宋御史道學生有分資在此卽  
喚書吏取出布按兩司連他共十二兩分資來要一張大  
插桌六張散桌叫一起戲子西門慶答題收了就請去捲  
棚坐的不一時錢主事也到了三員官會在一處下棋宋  
御史見西門慶堂廡寬廣院宇幽深  
蔡狀元來亦描其房  
舍此又一描總是間  
處寫出亦見西門之  
交游大都爲此面來  
書回文物極一時之盛又見屏風前  
安着一座八仙捧壽的流金鼎約數尺高甚是做得奇巧



炉内焚着沉檀香烟從龜鶴應口中吐出只顧近前觀看

誇獎不已

寫得真是金鑄身豈年

愛色貪財當頭一捧言人壽非黃

前誇獎

一旦灰寒火冷方知無八仙捧壽也此是作者隨處醒人春慶又是爲西門將死作引裨官豈易做者哉便

問西門慶這副炉鼎造得好因向二官說我學生寫書與

淮安劉年兄那里央他替我稍帶一付來送蔡老先還不

見到四泉不知是那里得來的西門慶道也是淮上一個

人送學生的說畢下棋西門慶分付下边看了兩個桌盒

細巧菜蔬菓餡點心上來一面叫生旦在上唱南曲宋御

史道各尚未到主人先吃得面紅說不通安郎中道大寒

飲一杯無碍宋御史又差人去謝差人稟道謝了在磚廠



黃老爹那里下棋便來也一面下棋飲酒安郎中與戲子

你們唱個宜春令奉酒于是生旦合声唱一套第一來爲

壓驚唱未畢

妙絕少刻見九郎便有多少少恐惶迎合先飲一杯爲壯胆地便將小人之心之態之骨格

易忽吏進報蔡老爹和黃老爹來了朱御史忙令收了桌

席各整衣冠出來迎接蔡九知府穿素服金帶先令人投

一侍生蔡修拜帖與西門慶

令尊的令郎乃投侍生帖卿真不認親者進所上

安郎中道此是主人西門大人見在本處作干兵也是京

中老先生門下

與桂姐適總曰願長遠做女話何如

那蔡知府又作揖稱道

久仰久仰西門慶道客當奉拜敘礼畢各寬衣服坐下左

右上了茶各人拔話良久就上坐蔡九知府居上主位四



坐厨役割道湯飯戲子呈遞手本蔡九知府揀了双喜記

目中惟有

安宋二人演了兩折酒過數巡小優兒席前唱一套新水

令玉鞭驕馬出皇都

直令西門等市井富貴無處生活

蔡知府笑道松原

直得多少可謂御史青驄馬三公乃刘郎舊索髯安郎中

道今日更不道江州司馬青衫濕言罷眾人都笑了

特方安主

事請時板語一對

西門慶又令春鴻唱了一套金門軟罷平边表

把宋御史喜欢的要不得因向西門慶道此子可愛

送鴻迎燕

斷送長年所以獨宋御史喜也

西門慶道此是小价原是揚州人宋御史

携着他手兒叫他遞酒賞了他三錢銀子磕頭謝了書

正是



窗外日光彈指過

席前花影空間移

一杯未盡笙歌送

增下申牌又報時

不覺日色沉西蔡九知府見天色晚了卽令左右穿衣告

辭衆位欸留不住俱送出大門而去隨卽差了兩個吏典

把桌席羊酒尺頭抬送到新河口去訖

是清河縣

宋御史亦作

辭西門慶因說道今日且不謝後日還要取擾

接連兩席又方請黃

太尉

各上轎而去西門慶送了回來打發戲子分付後日

還是你們來再唱一日叫幾個會唱的來宋老爹請巡撫

侯爺哩戲子道小的知道了西門慶令攢上酒桌使玳安

去請溫師父來坐七再叫來安請應二爹去不一時次第



而至各行礼坐下三个小優兒在傍彈唱把酒來斟西門

慶問伯爵你娘們明日都去

你娘們三字奇絕

三你叫唱的是雜耍

的伯爵道哥到說的好小人家那里抬放將就叫兩個唱

女兒唱罷了明日早些請眾位嫂孥下降這里前所吃酒

不題後边孟大姨與孟三姑孥先起身去了落後楊姑娘

也要去月娘道姑奶奶你再住一日兒不是薛師父使他

徒弟取了卷來咱晚夕叫他宣卷咱們所楊姑娘道老身

是和姐上說要不是我也在明日俺第二個侄兒定親事

使孩子來請我我要瞧去于是作辞而去

一路几是散場之調蓋柳

芽復吐杏

眾人吃至掌灯已後三位夥計娘子也都作辞



去了。止留下段大姐沒去。潘姥七也往金蓮房內去了。  
 只有大妗子、李桂姐、申二姐和三個姑子、郁大姐和李嬌  
 兒、孟玉樓、潘金蓮在月娘房內坐的。忽听前边散了。小厮  
 收下家伙來。這金蓮忙抽身就往前走到前边。悄立  
 在角門首。白綾帶一試只見西門慶扶着來安兒打着灯。趑  
 趑着脚兒就要往李瓶兒那邊走。看見金蓮在門首立着。  
 拉了手進了房來。那來安兒便往上房交鍾筋。月娘只說  
 西門慶進來把申二姐、李桂姐、郁大姐都打發往李嬌兒  
 房內去了。非此一羞不足以動月娘問來安道：你爹來沒  
 有來？安道：爹在五娘房裡不耐煩了。此日之五娘房即月  
向日之六娘房



娘听了、心内就有些惱。此日之月娘即因向玉楼道、你看

怎没來頭的行貨子、我說他今日進來、往你房裡去。本意

因西門來家、即打發衆人、那邊去者、意欲俟西門來、上房

自做人情、送入玉樓房中、是月娘一生爲人、開日深心、柔

奸大都如此、乃忽爲金蓮邀去、故又向玉如何三不知、又

樓說明人情也、寫得月娘真是老奸巨滑摸到他屋裡去了、這兩日又浪風發起來、只在他前邊纏

層次皆出見後撒潑玉楼道、姐儿隨他纏去、這等說恰似

非一朝一夕之故咱每爭他一般、可是大師父說的笑話兒、左右這六房魂

絲他串到、大筆如掾、將玉樓兩個生員一齊捏攢他爹心

中所欲、你我宮的他月娘道、乾淨他有了話、剛纔聽見前

光流傳本命往前走了、已上金蓮、因問小玉灶上

不解矣



没人與我把儀門拴上後邊請三位師父來咱每早所他  
 宣一回卷着又把李桂姐申二姐段大姐郁大姐都請了  
 來月娘面皮月娘向大妗子道我頭裡旋叫他使小沙弥  
 請了黃氏女卷來總是沒趣話且今日可可兒楊姑娘又去了  
 又是遮飾沒趣語分付玉簫頓了好茶玉樓對李嬌兒說咱兩家  
 輪替官茶休要只顧累大姐去于是各房裡分付預備茶  
明將玉樓生日與薛尼宜卷相連意提醒非閒筆寫玉樓亦好佛也蓋玉樓這一个生日是結文恐看官不明索性將後文孝哥勾化等因令薛尼卷內放手一寫以不明自己章法井上休錯看我爲順手寫生日寫念佛也不  
 一時放下炕桌兒三个姑子來到盤膝坐在炕上衆人俱  
 各坐了听他宣卷月娘洗手炷了香這薛姑子展開黃氏



女卷高声演說道。

蓋聞法初不滅。故歸空。道本無生。每因生而不用。由法  
身以垂八相。繇八相以顯法身。朗惠灯。通開世戶。明  
明佛鏡。照破昏衢。百年景類。刹那間。四大幻身。如泡影。  
每日塵勞碌。終朝業試忙。豈知一性圓明。徒逞六  
根貪慾。功名蓋世。無非大夢一場。富貴驚人。难免無常  
二字。風火散時。無老少。溪山磨盡。几英雄。

彰明較着大  
喝一番。總是

西門喪命時  
文字之影

演說了一回。又宣念偈子。又唱几个劝善的佛曲兒。方纔  
宣黃氏女怎的出身。一个怎的怎的看經好善。二个怎的又怎的死



轉世為男子

怎的

又怎的男女五人一時昇天

又怎

的又與講打虎文字遙映慣以此為能與上文五祖慢亡

轉世五戒投胎一連三段故事皆是轉世明點幻化

宣完已有二更天氣先是李嬌兒房內元宵兒拿了一道

必帶上嬌兒所云云遮蓋筆墨處也

落後孟玉樓房中蘭香

茶來眾人吃了又拿了幾樣精製果菜一大壺酒來又是一大壺茶來與

大姑子段三姐桂姐眾人吃

細看文情方能通身痛快

月娘又叫玉簫

拿出四盒兒茶食餅糖之類與三位師父點茶李桂姐道

三個師父宜了這一回卷也該我唱個曲兒孝順

三姑宣卷一姐

唱曲彼此唱和的是一月娘道桂姐又起動你唱郁大姐

道等我先唱

又要先唱

又要一個

月娘道也罷郁大姐先唱申二姐道



等姐姐唱了我也唱了我也唱個兒與娘每聽

又要唱一個也

亦是三個與桂姐不肯道还是我先唱因問月娘要聽什

宜卷者正对

麼月娘道你唱個更深靜悄罷

隨手情景又映前边西門自有許多不靜悄在那边

當下桂姐送眾人酒取過琵琶來輕舒玉笋欸跨鰲綃唱

了一套桂姐唱畢郁大姐總要接琵琶早被申二姐要過

去了挂在肱膊上先說道

要先唱的反破要也唱的奪去先說寫盡人情又寫盡申二姐

是新來討好又是王六兒边

人情可恃所以爲一舅安根我唱個十二月兒掛真兒與

大妗子和娘每聽罷于是唱道正月十五開元宵滿把棧

香天地燒

點得有趣真是寫生又是映宜卷然則亦筭宜卷者也

那時大妗子害夜

深因的慌也沒等的申二姐唱完吃了茶就先往月娘房



肉睡去了

先散一人

須臾唱完桂姐便歸李嬌兒房內段大姐

便往孟玉樓房內三位師父便往孫雪娥房裡郁大姐申

二姐就與玉簫小玉在那邊炕屋裡睡月娘同大妗子在

上房內睡俱不在話下

衆人一齊俱散又與前說五祖時散法不同

看官聽說

古婦人懷孕不側坐不偃臥不聽淫声不視邪色常玩詩

書金玉故生子女端正聰慧此胎教之法也今月娘懷孕

不宜令僧尼宜卷听其死生輪迴之說後來感得一尊古

佛出世投胎奪舍幻化而去不得承受家緣蓋可惜哉

明

結正是

前程黑暗路途險

十二時中自着迷











